

# 卷 | 首 | 语

编者按：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校园、亲切交谈、致信问候……表达自己对全国教师的关心关怀、对教育改革和教师工作的殷切期望。《荷风》感念师恩专号选取习近平总书记谈及好老师的重要论述和大家一起学习。

## ★理想信念★

好老师心中要有国家和民族，要明确意识到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

—2014年9月9日，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希望广大教师认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教育和引导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教育和引导学生心中要有国家和民族、意识到肩负的责任，牢固树立为祖国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立志成为党和人民需要的人才。

—2016年9月9日，来到北京市八一学校，看望慰问师生时的讲话

做老师就要执着于教书育人，有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

—2018年9月10日，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

希望广大教师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积极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20年9月9日，在教师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时指出

## ★道德情操★

合格的老师首先应该是道德上的合格者，好老师首先应该是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

—2014年9月9日，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2016年12月7日至8日，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只有打动学生，才能引导学生。教师在课堂上展现的情怀最能打动人，甚至会影响学生一生。真信才有真情，真情才能感染人。

—2019年3月18日，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

## ★扎实学识★

在信息时代做好老师，自己所知道的必须大大超过要教给学生的范围，不仅要有胜任教学的专业知识，还要有广博的通用知识和宽阔的胸怀视野。好老师还应该是智慧型的老师，具备学习、处世、生活、育人的智慧，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能够在各个方面给学生以帮助和指导。

—2014年9月9日，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要善于利用国内外的事实、案例、素材，在比较中回答学生的疑惑，既不封闭保守，也不崇洋媚外，引导学生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善于在批判鉴别中明辨是非。

—2019年3月18日，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

要有学识魅力，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思想要有境界，语言也要有魅力，从教师的话语中，学生能够感受到教师的人格和学识。

—2019年3月18日，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

## ★仁爱之心★

教师要时刻铭记教书育人的使命，甘当人梯，甘当铺路石，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

—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好老师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应该是充满爱心和信任的，在严爱相济的前提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学生“亲其师”、“信其道”。好老师要用爱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通过真情、真心、真诚拉近同学生的距离，滋润学生的心田，使自己成为学生的好朋友和贴心人。

—2014年9月9日，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好老师一定要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尊重学生的个性，理解学生的情感，包容学生的缺点和不足，善于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长处和闪光点，让所有学生都成长为有用之才。

—2014年9月9日，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 习近平 总书记 论 教师

# 荷 風

2021年 第三期（季刊） 总第17期

# 荷 風

刊名题字：王军

主管：保定学院

主办：保定学院文学院

主编：王春光 赵艳平

副主编：张忠 李文芳

执行主编：李文芳

编辑部主任：左松涛 聂晶晶

特约编辑：米建军

编辑部成员（按音序排列）：

樊路征 高佳瑶 韩姝琦 冀开心

李鹏新 李 雪 李兆廷 刘旭如

马子嘉 王南茜 王 思 王旭莹

辛沛哲 朱德坚 曾可鑫 张 娜

投稿邮箱：zwxnxin@163.com

## 特约来稿

- |         |         |
|---------|---------|
| 松挺玉洁品自高 | 马誉炜 001 |
| 生命的追问   | 马誉炜 003 |
| 守护心灵的家园 | 徐亚丽 005 |
| 感念师者    | 邓芳宁 007 |

## 名家散记

- |                |         |
|----------------|---------|
| 藤野先生           | 鲁 迅 008 |
|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 傅斯年 011 |
| 怀李叔同先生         | 丰子恺 013 |
| 我的老师           | 冰 心 017 |
| 我的老师们          | 季羨林 020 |
| 国文教员           | 金克木 024 |
|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节选） | 汪曾祺 026 |
| 我的老师           | 魏 巍 030 |
| 华老师，你在哪里？      | 王 蒙 032 |
| 怀念我的老师叶圣陶先生    | 肖复兴 033 |
| 念蒙万夫老师         | 贾平凹 035 |

# CONTENTS 目录

怀念孙犁先生

铁 凝 037

幸好遇见你

夏宇宣 063

## 获奖征文

相逢恰可喜，正好商秋时

程庆琴 040

难忘师恩

左佳宜 065

此心安处是保院

岳琦萱 042

那束光

马倩怡 067

雨中初遇

高佳瑶 044

难忘的你们

温雅琪 069

最美保院

张雅杰 046

忘不了您

王雨童 071

保院如此多娇

王佳敏 048

我的指路明灯

孙 妍 072

初识保定学院

李烨林 049

## 读者来信

给老师的一封信

岳 天 074

初识保院

刘耘菲 050

大美保院

史旭东 052

微风轻轻起，我来到你这里

李婷婷 053

以笔微光，点亮校园

张 慧 055

白天的星星

曾可鑫 056

给老师的一封信

周凤美 057

赓续文学缘，师恩自难忘

辛沛哲 059

难忘师恩

朱 琳 061

# 松挺玉洁品自高

马誉炜

唐代先贤韩愈在《师说》一文中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还说：“师道不传也久矣！”

时间倒退多少年，我绝对没有要为自己的一位小学老师写本书的想法，更没有想到是为仅教过我一年书的李玉杰老师写书。

激起我创作欲的是，今年初李玉杰老师在海滨城市秦皇岛的突然因病离世。人生就是这样。时间越发久远，过去的事儿变得就越清晰；熟悉的人走得越远，与之交往的历史记忆得就越近。不知这是值得我们慰藉的呢还是一种遗憾。

手头有一本李玉杰老师2008年初寄给我的薄薄的传记，名曰《我与祖国共命运——七十年回顾与感想》。当时，正在内蒙古边防部队工作的我，曾经匆忙看过一遍，给我的印象李老师一生很不容易，屡次受挫，坎坷跌宕，积淤在心中的愁苦、郁闷、愤懑、怨恨很多，恐怕此生也是难以解脱的了。好在晚年随儿子进了城市，享受到天伦之乐，在海滨城市安度晚年，也算是对几十年风风雨雨苦乐年华的补偿。

李玉杰老师突然病逝的消息传来后，我又从书柜里找出当年他写给我的信件和这本回忆录，认真看着他从心底里流出的这些文字，好像看到他仍在给我传道授业解惑，仍在与我平等地促膝交谈，仍在引导我再次走进他的内心

世界。我发现，这次的阅读与十年前的阅读竟有很大不同。在同样看到他的愁苦、郁闷、愤懑、怨恨一面的同时，更多地看到的是他的豁达、坚强、忍耐、恒心和毅力。更加感到为什么他仅教了我一年小学五年级，而我却把他记得那么牢、对他敬慕之心那么浓重的原因。他是在给我传授教科书上的各种知识，更是用自己的人生给我以深刻教育和启迪。后者尤显珍贵难得，是人世间不可多得的活教材。

如今，我用笨拙的笔，把李玉杰老师的人生经历粗略地、轮廓式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力图使所有看过这本书的人，都能拥有一位不可多得的人生导师。同时，这样一种形式，既是曾经激情澎湃的李玉杰老师有限生命的延续，也是对刚刚故去的他最好的纪念。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无论我再用什么样的语言，也唤不回特立独行的李玉杰老师的身影了；无论我再有多少时间，也不能亲耳聆听李玉杰老师侃侃而谈传授各种知识了。那就让时间定格在我与老师共同度过的朝朝暮暮中吧！那就让我们这些做过学生的，按照他生前夙愿，继续攀登知识的高峰，继续为这个正在飞速发展的时代多做贡献吧！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李玉杰老师就是屹立在故乡平原上的一棵不老松。他的诸多高贵品质，就是那郁郁葱葱的松枝翠叶，永远装点着丰收的原野和遥远的天际，伴随着

我们新的征程。

仅以此书，献给恩师李玉杰，以及所有关注一位乡村教师命运的相识与不相识的读者们。

毫无疑问，李玉杰老师的人生无不打着时代发展的烙印，诚如他自己所言：我与祖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祖国有难我倒霉，祖国昌盛我幸福。我与祖国共命运。了解李玉杰老师的命运和历史，也就走进了我们国家一段很长的历史，走进了我的故乡河北省景县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走进了中国一位身处乡村底层的人民教师喜怒哀乐的内心世界。透过李玉杰老师的人生履历，我们看到一位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爱教育事业的人民教师生动而又丰满的形象，从中汲取到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的不竭动力。

2018.3.19于北京知行斋

节选自马誉炜《一位乡村教师的命运交响》（二十一）



# 生命的追问

马誉炜

晚年的李玉杰老师是幸福的。生活在海滨城市秦皇岛，与儿子儿媳和孙子离得很近，照顾得也很好。小孙子李冀日渐出息，全面发展，深得爷爷的喜爱。周围还有学生不断来探望、聚会。悠哉，乐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去年夏天，他对我说，几乎每天上午都要到燕山大学的图书馆去读书看报，每每看到有我在报刊上发表的东西，他都要激动半天，认真地看上两遍。去年5月8日，《人民日报》在“大地”文艺副刊发表了我写的散文《春日里访红安》，李老师看过之后对我说：“这篇散文写得好！中国革命的胜利的确得来不易，新中国是用千千万万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应倍加珍惜呀！”

每天早上，李玉杰老师有听新闻广播的习惯。那一年，他对我说，有一天早上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国防时空”节目，还听到你的声音了，是电台记者采访你爱兵的事儿。言谈话语中，充满自豪与欣慰。

李老师爱把自己过去数十年的艰辛与晚年的幸福相对比，得出来的结论是：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可以说，自己与祖国共荣共损，祖国有难我倒霉，祖国昌盛我幸福。他把自己回忆录的书名定为《我与祖国共命运》。是啊，从旧社会走过来，又赶上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李玉杰老师，把自己的命运轨迹概括得多好啊！

正是有了对祖国和党无限的热爱，才使得李玉杰老师虽历尽磨难，但痴心不改，理想信念始终不动摇。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坚信中国共产党，坚信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一直崇尚真善美，鞭笞假丑恶，从没有和党离心离德，从没有对祖国和党的前途命运失去信心。他在回忆录的前言部分写道：“60年代初，我曾写过‘入党申请书’，但由于政治原因，使我心向往之而不可能之。如今老了，不知还能否修养得上共产党员的条件？如果够得上条件，至于有没有名分，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了！因为我崇拜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

不知还能否修养得上共产党员的条件？这是一位到了七八十岁古稀之年的老人发出的生命追问。毋庸讳言，在过去若干年里，有多少拥有共产党员称号、占居权力高位的领导干部，本该这样追问自己而忘掉初心不去追问，倒是像李玉杰老师这样一直被拒之门外的普普通通的党外人士从心底里却发出这样的追问！想到此，真令我们这些在队伍里的党员干部有些汗颜。与其说老师在追问自己，不如说是在鞭策我们这些入党从政的学生。

问得好啊！敬爱的李老师，我作为您的学生，想对您说，几十年来，您已经是在按照党的指示和要求去做了，您已从思想到行动完全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你有坚定的理想信

念，爱党爱国爱民，热爱教育事业，模范履职尽责，毕生事业一教鞭，三尺讲台献终身，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学生。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您青春的风采；祖国前进的脚步里，有您铿锵有力的足印。父老乡亲感谢您！万千学子感谢您！景县青兰大地记住您！

2018年1月4日晚8时20分，李玉杰老师突发心脏病，倒在北戴河那几间安度晚年的小平房里，他不屈的生命定格在82岁的年轮上。从此，人世间少了一位坚强的汉子和优秀的乡村教师。

闻此噩耗，老家青兰乡前塘坡村李玉杰老师的一位年已七旬的郑姓学生，急匆匆赶到亡师灵前，长跪不起，痛哭流涕，恭敬地施礼、上香。一拨又一拨青兰中学的历届毕业生，从全国各地相继汇聚秦皇岛，为敬爱的李玉杰老师送行……

在青兰中学曾与李玉杰老师宿舍住过数年隔壁的李石庄老师，称：“知李老师者，非我莫属。此时我的心好痛。写几句，难尽……悼念李玉杰老师。”他写道：青松百尺接苍穹 / 鹤立鸡群品不同 / 毕生敬业献忠魂 / 青龙闻惊悲歌声 / 知音雅言沉驰思 / 生似梅花别样红 / 德高望重众人赞 / 九天雨露早躬逢。

安卧在灵柩中的李玉杰老师，您看见了吗？您的学生们看您来啦！您的同事们看您来啦！他们还想看您在三尺讲台上侃侃而谈的神采，还想听您拉京胡、吹笛子时的悠扬，还想让您说一段儿天津快板儿，还想让您带着大家排演京戏、参加乒乓球赛，还想看您在校园里那舒心爽朗的笑……

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定格，昔日那些难忘的情景，再也不能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人生又何尝不是这

样呢？逝水流年，流年逝水，天下也没有不散的课堂。过去的永远过去了，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透过海上薄雾，我看到，李玉杰老师又回到少年时代，他背着母亲的叮咛和沉重的行李，揣着大哥资助的10元钱款去泊头读书了；李玉杰老师又变成年轻的师范生，打点行装，行走在奔赴景县青兰中学教书的路上；李玉杰老师又变成中年教师，正精心备课，准备给五年级学生讲评作文；李玉杰老师又兴高采烈地回到青兰中学，指挥他的学生们唱“青中校歌”；李玉杰老师又回到他付出心血汗水的小村庄吕德厢，与亲如兄弟的艺友们一起联欢娱乐……

李老师，不，李老师没有回老家，他就留在海滨城市秦皇岛了。这里有他几年间送走相濡以沫的师母张桂珍时洒下的热泪，这里有他时刻牵挂着的儿子儿媳和孙子，他还要到燕大的图书馆看书读报，他还要到学校的体育场上跑步练拳，他要在这里等待会见他心爱的学生们……

大海，一片汪洋。千年流万年淌，寄托着世世代代的人的思恋与畅想。

李玉杰老师，多像大海里的那一朵朵浪花，任凭风吹浪打，无关世态炎凉，不惜撞击暗礁险滩，不惧鳄鱼虾蟹纷扰，意志坚定地融入大海，朝着终生向往的方向，展示英姿，发出声音，寻觅属于自己的足迹……

2018.1.23夜完稿于北京知行斋  
节选自《一位乡村教师的命运交响》（十八）

# 守护心灵的家园

保定市教科所 徐亚丽

永远不能忘怀小学时的孙绍池老师。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眼神温和，说话总是和和气气。孙老师的家离我们村十几里，平时吃住都在学校。我们村小，派驻的老师少，孙老师经常一个人教几个班的课。经常是给这个班上完课，擦擦额头的汗，水也顾不上喝，就又转到另一个班继续上课。孙老师一个人既教语文数学，还教音乐、美术、体育。

他笛子吹得特别好，夏夜，悠扬的笛声常常伴随着小村的人们入眠。孙老师还组织运动会，拔河，赛跑，踢毽子……有时候孙老师也组织村里大人們的篮球赛，他做裁判。麦收孙老师就带着我们去捡麦穗，秋天孙老师带着我们拾柴火，冬天下雪了，就在操场上堆雪人……

那个时候并不提素质教育，但是现在想来，孙老师做的恰恰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后来，改革开放，孙老师老家的村镇靠皮毛生意致富了，别人劝他别做小学老师了，挣钱太少，孩子娶媳妇的钱都没有。但是，孙老师只是淡然一笑：“我走了，这个村的孩子们怎么办啊？”孙老师在我们村任教20年，从没有接受过谁家的任何一次馈赠，也从没有上谁家吃过一顿饭。我不能准确的说清孙老师对我的影响有多大，但是，我在心底永远感激他。

到现在自己也做了多年老师了，总觉得像孙老师这样的前辈们才称得上一个“好”字——他们有着一颗水晶般通透的心，没有丝毫的浮躁，超越名利，安贫乐道，守望着心中的美好。在我心中，这样的老师是好老师。

我自已在学校13年，从初涉讲台的惶惑，到游刃有余的施教。与其说我教育学生，不如说是我和我的学生们一同成长。每当站在讲台上，看着讲台下面那一张张稚气天真的脸庞，不由得心生敬畏。是的，我们应该对学生怀有一个敬畏之心。看他们是那么信赖自己的老师，单纯的眼神，渴望的目光，怎能辜负啊。开始，并没有多少理论作支撑，全凭满怀的热情。晨风中，站在教室前迎接每一个学生，骄阳下，为学生擦拭脸上的汗水。自习课上，和学生一起学习，辩论会上，看学生们争得面红耳赤……深夜里，可爱的学生回家了，有时间坐在窗前灯下，细心地读着学生的周记，这周记是学生写给老师的话。有很多是只对老师说的话啊。这份信任，这份依赖，沉甸甸的压着我的心，使我不敢懈怠。拿起笔，写下一行话语……多少个迷茫，多少个矛盾，就在这无声的话语中慢慢解开。少男少女脆弱敏感的心渐渐变得坚强，稚嫩的脸庞渐渐变得坚毅，瘦削的身躯渐渐更强壮，看着他们迈着坚定的步伐开始各自的人生，总觉得无比欣慰。



做一个好老师要有渊博的知识，所以在工作中，一面努力纯净着自己的心，一面努力提高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先贤如孔孟墨朱，司马，李杜，到近现代的鲁迅、蔡元培、陶行知，无不给我知识和力量，开启着我的智慧之门，并且暗下决心，自己也要做一个好老师。

多年前听钱梦龙先生教诲，感觉得到那引人入胜的课堂，来源于先生胸中无边的丘壑。“镜里朱颜无计驻，为伊心上留春住”，这是先生的心声，更是先生的风采。也希望自己做一个这样的师者。

现在常听到老师抱怨，如今的学生越来越难教，一届不如一届，甚至觉得选了老师的行业是个错误。而社会上对教师也是褒贬不一。的确，市场利益的驱动下，校园不再是一片安静的乐土，功利和应试目的驱动下，不尊重教育规律，不关注学生全面发展，一味追求考试成绩。而老师们长期超负荷的工作，疲于奔命，没有了思考的时间，更体验不到教学的乐趣，教育真是出了问题了吗？好老师在哪里？

我不知道如我可敬的孙老师那样的教育前辈，看到如今的教育会作何感想？我们应该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对得起“教师”这个神圣的称号。当学生亲切地呼唤“老师好”的时候，当学生热切渴求的目光望向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会不会为之一颤，能否心存感激？

诗意的栖居，做心灵家园的守护者。甘于贫穷，安于寂寞，洗尽铅华，留住真心。在繁华世界保有自己的独立，在纷乱人世留住自己的清醒。当一个个青春稚气的学生带着求知的渴望来到我们身边，又带着更大的信心和勇气走向新生活的时候，应该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体会到这些的就是一个好老师。

一批批学生来了，又走了，我们的岁月就这样慢慢流逝了。但是，我们的心也会是满满



的，它承载了无数的信任和依恋，也会成为我们一生的宝贵财富。快乐活在当下，尽心就是完美。保有一颗爱与美的心灵，真正感受生命的价值所在，活出生命的精彩，让追寻爱与美的心成为我们毕生的功课。

这样就找到了一个好老师。他应该是你，是我，在你心，在我心。

# 感念师者

文学院 邓芳宁

2001年9月15日，我来保定师范专科学校西校区报到，成为生物系教育一班的学生。迷茫、失落与些许的新鲜感交织在一起，心不在焉地上课，手忙脚乱地应付考试，胸中莫名一股不平之气无处宣泄，只好在课下找些闲书杂书来消磨时光，浑浑噩噩地度过了一个学期。

200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在赵艳红《普通话与口语表达》的课堂上，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翻着一本张立文主编的《气》，盲人摸象般地试图走进古人的智慧世界。不知道什么时候，赵老师走到了我的座位旁边，她看了看我手里的书，问：“你是生物专业的学生，怎么读这个？”我当时颇有些桀骜不驯，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感兴趣，不行吗？”语气、语调、语势都非常不礼貌，竭力扮演有理的那一方。赵老师没有计较，只是微微一笑：“兴趣广泛当然值得肯定。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专科三年，其实很短暂，只有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你真正热爱的那一点上，才可能有所成。”这句话无异于禅宗“棒喝”，我在一刹那顿悟了，一夜无眠，反复思考哪一个专业才是我真正热爱的。终于，2002年6月13日，我去保定电大报考了汉语言文学本科的自学考试。

2004年6月，专科毕业后，我在涑水的一家公司做办公室职员，恍然又回到了三年前的那种状态，只是隐隐地心有不甘。2005年6月，我

拿到了自学考试的本科毕业证，决定辞职考研。父母虽然担心，但也表示支持。其实，我心里何尝有底，给赵老师打电话告诉她我的决定，她鼓励我试一试。于是辞职，回到保定，在裕华路工人宿舍租了一个床位，每天去河大本部上自习。专业课和英语都有些基础，唯独《政治经济学》让我大费脑筋，专科期间没学过这门课。11月的某天，在电话里向赵老师说起这件事，她说你去找我爱人左建辉老师，让他辅导一下。那是我第一次来保定学院新校区，在E楼的一个办公室里，左建辉老师为我条分缕析、指点迷津，我终于开窍了。2006年，我被河北大学录取，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一名硕士研究生，电话里听得出赵老师很高兴。

后来，在读研、考博、读博的过程中，每当我遇到困难，都会不由得想起2002年春天的那个下午，想起那些可亲可敬的师者，我是何等的幸运啊！于是，逆境中，平添希望和力量。也正因为有这些经历，当我闻及李泽厚提出“‘情本体’是中国哲学的特质，在现代中国具化为‘天、地、国、亲、师’”的命题时，顿觉莫逆于心，为之击节赞叹！

2021年秋天，我成为保定学院文学院的一名教师。虽然一直坚信“私下的敬意才是真正的敬意”，但还是禁不住写下这些文字，是成长的记忆，更是永恒的感念。

# 藤野先生

鲁迅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

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

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

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

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 he 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选自《朝花夕拾》



# 我所景仰的 蔡先生之风格

傅斯年

有几位北大同学鼓励我在日本特刊中写一篇蔡先生的小传。我以为能给蔡先生写传，无论为长久或为一时，都是我辈最荣幸的事。不过，我不知我有无此一能力。且目下毫无资料，无从著笔，而特刊又急待付印，所以我今天只能写此一短文。至于编辑传记的资料，是我的志愿，而不是今天便能贡献给读者的。

凡认识蔡先生的，总知道蔡先生宽以容众，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气，不特别严责人，并且不滥奖人，不像有一种人的脾气，称扬则上天，贬责则入地。但少人知道，蔡先生有时也很严词责人。我以受师训备僚属有二十五年之长久，颇见到蔡先生生气责人的事。他人的事我不敢说，说和我有关的。

## 一

蔡先生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同学，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于是同学某某在西斋（寄宿舍之一）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我的一件，因为我也极讨厌此人，而我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深的语意，却是挖苦他。为同学们赏识，在其上浓圈密点，批评狼藉。这是一

时学校中的大笑话。过了几天，蔡先生在一大会中演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

诸位在墙壁上攻击口口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口口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做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渐。

这一篇话，在我心中生了一个大摆动。我小时，有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诚意”、“不欺暗室”，虽然《大学》念得滚熟，却与和尚念经一样，毫无知觉；受了此番教训，方才大彻大悟，从此做事，决不匿名，决不推自己责任。大家听蔡先生这一段话之后印象如何我不得知，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 二

蔡先生第二次游德国时，大约是在民国十三年吧，那时候我也是在柏林。蔡先生到后，我们几个同学自告奋勇照料先生，凡在我的一份中，无事不办了一个稀糟。我自己自然觉得非常惭愧，但蔡先生从无一毫责备。有一次，

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来比锡来看蔡先生。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要钱。我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得了，所以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以此意陈告先生。先生沉吟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

于是我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 三

北伐胜利之后，我们的兴致很高。有一天在先生家中吃饭，有几个同学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的更多，不记得如何说起，说到后来我便肆口乱说了。我说：“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黎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先生听到这里，不耐烦了，说：“这除非你作大将。”

此外如此类者尚多，或牵连他人，或言之太长，姑不提。即此三事，已足证先生责人之态度是如何诚恳而严肃的，如何词近而旨远的。

蔡先生之接物，有人以为滥，这全不是事实，是他在一种高深的理想上，与众不同。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说进，先假定其意诚，其动机善，除非事实证明其相反。如此办法，自然要上当，但这正是孟子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了。

若以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严，便是大错了，蔡先生在大事上是丝毫不苟的。有人若做了他以为大不可之事，他虽不说，心中却完全当数。至于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之处，只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虽然他是不重视宗教的。关于这一类的事，我只举一个远例。

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起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约束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此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己难，兼备尤不可。先生歿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至于复古之论，欧化之谈，皆皮毛渣滓，不足论也。

选自《傅斯年文集》

# 怀李叔同先生

丰子恺

距今二十九年，我十七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爱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是上下两块可以推动的）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两块都写好，上块盖着下块，用下块的把上块推开）。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

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时吐痰在地上，以为李先生看不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最不易忘却的，是有一次上弹琴课的时候。我们是师范生，每人都要学弹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风琴及两架钢琴。风琴每室两架，给学生练习用；钢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里，一架放在弹琴教室里。上弹琴课时，十数人为一组，环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及李先生十数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



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教完以后，下课铃响了。李先生立起来一鞠躬，表示散课。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因此我们上音乐课时，觉得比上其他一切课更严肃。同时对于音乐教师李叔同先生，比其他教师更敬仰。那时的学校，首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缘故。

李叔同先生为甚么能有这种权威呢？不仅为了他学问好，不仅为了他音乐好，主要的还是为了他态度认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

他出身于富裕之家，他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银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他父亲生他时，年已七十二岁。他坠地后就遭父丧，又逢家庭之变，青年时就陪了他的生母南迁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奉母时，他是一个翩翩公子。当时上海文坛有著名的沪学会，李先生应沪学会征文，名字屡列第一。从此他就为沪上名人所器重，而交游日广，终以“才子”驰名于当时的上海。所以后来他母亲死了，他赴日本留学的时候，作一首《金缕曲》，词曰：“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

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悉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辜负？”读这首词，可想见他当时豪气满胸，爱国热情炽盛。他出家时把过去的照片统统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彻底的做一个翩翩公子。

后来他到日本，看见明治维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弃了翩翩公子的态度，改做一个留学生。他入东京美术学校，同时又入音乐学校。这些学校都是模仿西洋的，所教的都是西洋画和西洋音乐。李先生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学得很好；到了日本，就买了许多西洋文学书。他出家时曾送我一部残缺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他对我说：“这书我从前纲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由此可想见他在日本时，对于西洋艺术全面进攻，绘画、音乐、文学、戏剧都研究。后来他在日本创办春柳剧社，纠集留学同志，共演当时西洋著名的悲剧《茶花女》（小仲马著）。他自己把腰束小，扮作茶花女，粉墨登场。这照片，他出家时也送给我，一向归我保藏；直到抗战时为兵火所毁。现在我还记得这照片：卷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后头，头向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另外还有许多演剧的照片，不

可胜记。这春柳剧社后来迁回中国，李先生就脱出，由另一班人去办，便是中国最初的“话剧”社。由此可以想见，李先生在日本时，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像一个西洋人。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学一样，像一样。要做留学生，就彻底的做一个留学生。

他回国后，在上海太平洋报社当编辑。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音乐。后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同时兼任两个学校的课，每月中半个月住南京，半个月住杭州。两校都请助教，他不在时由助教代课，我就是杭州师范的学生。这时候，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却很称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你可想见，他是扮过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个美男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原是描写西子的，但拿来形容我们的李先生的仪表，也很适用。今人侈谈“生活艺术化”，大都好奇立异，非艺术的。李先生的服装，才真可称为生活的艺术化。他一时代的服装，表出着一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各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判然不同，各时代的服装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我二年级时，图画归李先生教。他教我们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同学一向描惯临画，起初无从着手。四十余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描得像

样的。后来他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揭在黑板上。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摹。只有我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于写生，从这时候开始发生兴味。我到此时，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了实物而写生出来的。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入手，何必临摹他人依样画葫芦呢？于是我的画进步起来。此后李先生与我接近的机会更多。因为我常去请他教画；又教日本文。以后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较为详细。他本来常读性理的书，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头常常放着道藏。那时我还是一个毛头青年，谈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绘事外，并不对我谈道。但我发见他的生活日渐收敛起来，仿佛一个人就要动身赴远方时的模样。他常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我。他的朋友日本画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己等到西湖来写生时，他带了我去请他们吃一次饭；以后就把这些日本人交给我，叫我引导他们（我当时已能讲普通应酬的日本话）。他自己就关起房门来研究道学。有一天，他决定入大慈山去断食，我有课事，不能陪去；由校工闻玉陪去。数月之后，我去望他。见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对我讲话，同平时差不多。他断食共十七日，由闻玉扶起来，摄一个影，影片上端由闻玉题字：“李息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侍子闻玉题。这照片后来制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的下面用铅字排印着：“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欣欣道人记。”李先生这时候已由“教师”一变而为“道人”了。学道就断食十七日，也是他凡事“认真”的表示。

但他学道的时候很短。断食以后，不久他就学佛。他自己对我说，他的学佛是受马一浮先生指示的。出家前数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

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这程先生原来是当军人的，现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为僧。李先生同他谈得很久。此后不久，我陪大野隆德到玉泉去投宿，看见一个和尚坐着，正是这位程先生。我想称他“程先生”，觉得不合。想称他法师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后来知道是弘伞）。一时周章得很。我回去对李先生讲了，李先生告诉我，他不久也要出家为僧，就做弘伞的师弟。我愕然不知所对。过了几天，他果然辞职，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我从此改口，称他为“法师”。法师的僧腊二十四年。这二十四年中，我颠沛流离，他一贯到底，而且修行功愈进愈深。当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律宗。律宗是讲究戒律的。一举一动，都有规律，严肃认真之极。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断绝，直到弘一法师方才复兴，所以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的生活非常认真。举一例说：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余多的送与法师。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上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读者听到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做人极度认真的表示。



如上所述，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像个青衣，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大面又像个大面……都是“认真”的缘故。

现在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圆寂了。噩耗传到贵州遵义的时候，我正在束装，将迁居重庆。我发愿到重庆后替法师画像一百帧，分送各地信善，刻石供养。现在画像已经如愿了。我和李先生在世间的师弟尘缘已经结束，然而他的遗训——认真——永远铭刻在我心头。

一九四三年四月，弘一法师圆寂后一百六十七日，作于四川五通桥客寓。

选自《缘缘堂随笔》



## 我的老师

冰心

我永远忘不掉的，是T女士，我的老师。

我从小住在偏僻的乡村里，没有机会进小学，所以只在家塾里读书，国文读得很多，历史地理也还将就过得，吟诗作文都学会了，且还能写一两千字的文章。只是算术很落后，翻来覆去，只做到加减乘除。因为塾师自己的算学程度，也只到此为止。

十二岁到了北平，我居然考上了一个中学，因为考试的时候，校长只出一个“学而后知不足”的论说题目。这题目是我在家里做过的，当时下笔千言，一挥而就。校长先生大为惊奇赞赏，一下子便让我和中学一年级学生同班上课。上课两星期以后，别的功课我都能应付自如，作文还升了一班，只是算术把我难坏了。中学的算术是从代数做起的，我的算学底子太坏，脚跟站不牢，昏头眩脑，踏着云雾似的上课，T女士便在这云雾之中，飘进了我的生命中来。

她是我们的代数和历史教员，那时也不过二十多岁罢。“螭首蛾眉，齿如编贝”这八个字，就恰恰的可以形容她。她是北方人，皮肤很白嫩，身体很窈窕，又很容易红脸，难为情

或是生气，就立刻连耳带颈都红了起来。我最怕是她红脸的时候。

同学中敬爱她的，当然不止我一人，因为她是我们的女教师中间最美丽、最和平、最善诱导的一位。她的态度，严肃而又和蔼，讲述时简单又清晰。她善用譬喻，我们每每因着譬喻的有趣，而连带的牢记了原理。

第一个月考，我的历史得了九十九分，而代数却只得了五十二分，不及格！当我下课自己躲在屋角流泪的时候，觉得有只温暖的手，抚着我的肩膀，抬头却见T女士挟着课本，站在我的身旁。我赶紧擦了眼泪，站了起来。她温和地问我道：“你为什么哭？难道是我的分打错了？”我说：“不是的，我是气我自己的数学底子太差。你出的十道题目，我只明白一半。”她就款款温柔地坐下，仔细问我的过去。知道了我的家塾教育以后，她就恳切地对我说：“这不能怪你。你中间跳过了一大段！我看你还聪明，补习一定不难，以后你每天晚一点回家，我替你补习算术罢。”这当然是她对我格外的爱护，因为算术不合格，很有留级的可能，而且她很忙，每天抽出一个钟头给

我，是额外的恩惠。我当时连忙答允，又再三地道谢。回家去同母亲一说，母亲尤其感激，又仔细地询问T女士的一切，她觉得T女士是一位很好的老师。

从此我每天下课后，就到她的办公室，补习一个钟头的算术，把高小三年的课本，在半年以内赶完了。T女士逢人便称道我的神速聪明。但她不知道我每天回家后，用功直到半夜，因着习题的烦难，我曾流过许多焦急的眼泪，在眼泪模糊之中，灯影下往往涌现着T女士美丽慈和的脸，我就仿佛得了灵感似的。擦去眼泪，又赶紧往下做。那时我住在母亲的套间里，冬天的夜里，烧热了砖炕，点起一盏煤油灯，盘着两腿坐在炕桌边上，读书习算。到了夜深，母亲往往叫人送冰糖葫芦或是赛梨的萝卜，来给我消夜。直到现在，每逢看见孩子做算术。我就会看见T女士的笑脸，脚下觉得热烘烘的，嘴里也充满了萝卜的清甜气味！

算术补习完毕，一切难题，迎刃而解，代数同几何，我全是不费工夫地做着，我成了同学们崇拜的中心，有什么难题，他们都来请教我。因着T女士的关系，我对于算学真是心神贯注，竟有几个困难的习题，是在夜中苦想，梦里做出来的。我补完数学以后，母亲觉得对于T女士应有一点表示，她自己跑到福隆公司，买了一件很贵重的衣料，叫我送去。T女士却把礼物退了回来，她对我母亲说：“我不是常替学生补习的，我不能要报酬。我因为觉得令郎别样功课都很好，只有数学差些，退一班未免太委屈他。他这样的赶，没有赶出毛病来，我已经是很高兴的了。”母亲不敢勉强她，只得作罢。有一天我在东安市场，碰见T女士也在那里买东西。看见摊上挂着的挖空的红萝卜里面种着新麦秧，她不住地夸赞那东西的巧雅，颜色的鲜明，可是因为手里东西太多，不能再拿，

割爱了。等她走后，我不曾还价，赶紧买了一只萝卜，挑在手里回家。第二天一早又挑着那只红萝卜，按着狂跳的心，到她办公室去叩门。她正预备上课，开门看见我和我的礼物，不觉嫣然地笑了，立刻接了过去，挂在灯上，一面说：“谢谢你，你真是细心。”我红着脸出来，三步两跳跑到教室里，嘴角不自觉地唱着歌，那一整天我颇觉得有些飘飘然之感。

因为补习算术，我和她面对坐的时候很多，我做着算题，她也低头改卷子。在我抬头凝思的时候，往往注意到她的如云的头发，雪白的脖子，很长的低垂的睫毛，和穿在她身上匀称大方的灰布衫，青裙子，心里渐渐生了说不出的敬慕和爱恋。在我偷看她的时候，有时她的眼光正和我的相接，出神地露着润白的牙齿向我一笑，我就要红起脸，低下头，心里乱半天，又喜欢，又难过，自己莫名其妙。

从校长到同学，没有一个愿意听到有人向T女士求婚的消息。校长固不愿意失去一位好同事，我们也不愿意失去一位好教师，同时我们还有一种私意，以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男子，配作T女士的丈夫，然而向T女士求婚的男子，那时总在十个以上，有的是我们的男教师，有的是校外的人士。

我们对于T女士的追求者，一律的取一种讥笑鄙夷的态度。对于男教师们，我们不敢怎么样，只在背地里替他们起上种种的绰号，如“癞哈蟆”、“双料癞哈蟆”之类。对于校外的人士，我们的胆子就大一些，看见他们坐在会议室里或是在校门口徘徊，我们总是大声咳嗽，或是从他们背后投些很小的石子，他们回头看时，我们就三五成群的哄哄笑着，昂然走过。

T女士自己对于追求者的态度，总是很庄重很大方。对于讨厌一点的人，就在他们的情书

上，打红叉子退了回去。对于不大讨厌的，她也不取积极的态度，仿佛对于婚姻问题不感着兴趣。她很孝，因为没有弟兄，她便和她的父亲守在一起，下课后常常看见她扶着老人，出来散步，白发红颜，相映如画。

在这里，我要供招一件很可笑的事实，虽然在当时并不可笑。那时我们在圣经班里，正读着“所罗门雅歌”，我便模仿雅歌的格调，写了些赞美T女士的句子，在英文练习簿的后面，一页一页的写下叠起。积了有十几篇，既不敢给人看，又不忍毁去。那时我们都用很厚的牛皮纸包书面，我便把这十几篇尊贵的作品，折存在两层书皮之间。有一天被一位同学翻了出来，当众诵读，大家都以为我是对于隔壁女校的女生，发生了恋爱，大家哄笑。我又不便说出实话，只好涨红着脸，赶过去抢来撕掉。从此连雅歌也不敢写了，那年我是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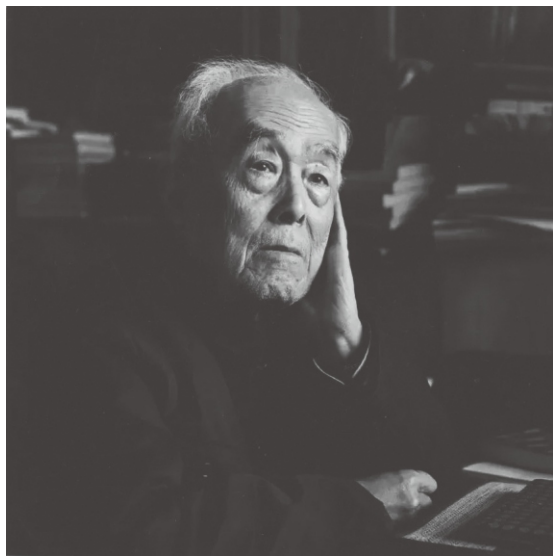
岁。

我从中学毕业的那一年，T女士也离开了那学校，到别地方作事去了，但我们仍常有见面的机会。每次看见我，她总有勉励安慰的话，也常有些事要我帮忙，如翻译些短篇文字之类，我总是谨慎从事，宁可将大学里功课挪后，不肯耽误她的事情。

她做着很好的事业，很大的事业，至死未结婚。六年以前，以牙疾死于上海，追悼哀殓她的，有几万人。我是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得到了这个消息，车窗外飞掠过去的一大片的枫林秋叶，尽消失了艳红的颜色。我忽然流下泪来，这是母亲死后第一次的流泪。

选自《冰心文集》





# 我的老师们

季羨林

在深切怀念我的两个不在眼前的母亲的同时，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国老师们，就越发显得亲切可爱了。

在德国老师中同我关系最密切的当然是我的Doktor-Vater（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我同他初次会面的情景，我在上面已经讲了一点。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非常年轻。他的年龄确实不算太大，同我见面时，大概还不到四十岁吧。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装，面孔是孩子似的面孔。我个人认为，他待人还是彬彬有礼的。德国教授多半都有点教授架子，这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后来听说，在我以后的他的学生们都认为他很严厉。据说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递给他，他翻看了一会儿，一下子把论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说道：“Das ist aber alles Mist！（这全是垃圾，全是胡说八道！）”这位小姐从此耿耿于怀，最终离开了哥廷根。

我跟他学了十年，应该说，他从来没有对

我发过脾气。他教学很有耐心，梵文语法抠得很细。不这样是不行的，一个字多一个字母或少一个字母，意义方面往往差别很大。我以后自己教学生，也学他的榜样，死抠语法。他的教学法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记得是德国19世纪的伟大东方语言学家埃瓦尔德（Ewald）说过一句话：“教语言比如教游泳，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把他往水里一推，不是学会游泳，就是淹死，后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瓦尔德施米特采用的就是这种教学法。第一二两堂，念一念字母。从第三堂起，就读练习，语法要自己去钻。我最初非常不习惯，准备一堂课，往往要用一天的时间。但是，一个学期四十多堂课，就读完了德国梵文学家施滕茨勒（Stenzler）的教科书，学习了全部异常复杂的梵文文法，还念了大量的从梵文原典中选出来的练习。这个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家庭，最初应该说是十分美满的。夫妇二人，一个上中学的十几岁的儿子。有一段时间，我帮助他翻译汉文佛

典，常常到他家去，同他全家一同吃晚饭，然后工作到深夜。餐桌上没有什么人多讲话，安安静静的。有一次他笑着对儿子说道：“家里来了一个中国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学校里吹嘘一番吧？”看来他家里的气氛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他夫人也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

后来，大战一爆发，他自己被征从军，是一个什么军官。不久，他儿子也应征入伍。过了不太久，从1941年冬天起，东部战线胶着不进，相持不下，但战斗是异常激烈的。他们的儿子在北欧一个国家阵亡了。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夫妇俩听到这个噩耗时反应如何。按理说，一个独生子幼年战死，他们的伤心可以想见。但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是一个十分刚强的人，他在我面前从未表现出伤心的样子，他们夫妇也从未同我谈到此事。然而活泼不足的家庭气氛，从此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了。

在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从军后的第一个冬天，他预订的大剧院的冬季演出票，没有退掉。他自己不能观看演出，于是就派我陪伴他夫人观看，每周一次。我吃过晚饭，就去接师母，陪她到剧院。演出有歌剧，有音乐会，有钢琴独奏，有小提琴独奏等等，演员都是外地或国外来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剧场里灯火辉煌，灿如白昼。男士们服装笔挺，女士们珠光宝气，一片升平祥和气象。我不记得在演出时遇到空袭，因此不知道敌机飞临上空时场内的情况。但是散场后一走出大门，外面是完全全的另一个世界，顶天立地的黑暗，由于灯火管制，不见一缕光线。我要在这任何东西都看不到的黑暗中，送师母摸索着走很长的路到山下她的家中。一个人在深夜回家时，万籁俱寂，走在宁静的长街上，只听到自己脚步的声音，蹙然而喜，但此时正是乡愁最浓时。

我想到的第二位老师是西克（Sieg）教授。他的家世，我并不清楚。到他家里，只见到老伴一人，是一个又瘦又小的慈祥的老人。子女或什么亲眷，从来没有见过。看来是一个非常孤寂清冷的家庭，尽管老夫妇情好极笃，相依为命。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早越过了古稀之年。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他对我传授知识的情况，上面已经讲了一点，下面还要讲到。在这里我只讲我们师徒二人相互间感情深厚的一些情况。为了存真起见，我仍然把我当时的一些日记，一字不改地抄在下面：

1940年10月13日

昨天买了一张Prof. Sieg的相片，放在桌子上，对着自己。这位老先生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他。他简直有父亲或者祖父一般的慈祥。我一看到他的相片，心里就生出无穷的勇气，觉得自己对梵文应该拼命研究下去，不然简直对不住他。

1941年2月1日

5点半出来，到Prof. Sieg家里去。他要替我交涉增薪，院长已答应。这真是意外的事。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这位老人家，他对我好得真是无微不至，我永远不会忘记！

原来他发现我生活太清苦，亲自找文学院院长，要求增加我的薪水。其实我的薪水是足够用的，只因我枵腹买书，所以就显得清苦了。

1941年，我一度想设法离开德国回国。我在10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

11点半，Prof. Sieg去上课。下了课后，我同他谈到我要离开德国，他立刻兴奋起来，脸也红了，说话也有点震颤了。他说，他预备将来替我找一个固定的位置，好让我继续在德



国住下去，万没想到我居然想走。他劝我无论如何不要走，他要替我设法同Rektor（大学校长）说，让我得到津贴，好出去休养一下。他简直要流泪的样子。我本来心里还有点迟疑，现在又动摇起来了。一离开德国，谁知道哪一年再能回来，能不能回来？这位像自己父亲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九是不能再见了。我本来容易动感情。现在更制不住自己，很想哭上一场。

像这样的情况，日记里还有一些，我不再抄录了。仅仅这三则，我觉得，已经完全能显示出我们之间的关系了。还有一些情况，我在下面谈吐火罗文的学习时再谈，这里暂且打住。

我想到的第三位老师是斯拉夫语言学教授布劳恩（Braun）。他父亲生前在莱比锡大学担任斯拉夫语言学教授，他可以说是家学渊源，能流利地说许多斯拉夫语。我见他时，他年纪还轻，还不是讲座教授。由于年龄关系，他也被征从军。但根本没有上过前线，只是担任翻译，是最高级的翻译。苏联一些高级将领被德军俘虏，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要亲自审讯，想从中挖取超级秘密，担任翻译的就是布劳恩教授，其任务之重要可想而知。他每逢休假回家的时候，总高兴同我闲聊他当翻译时的一些花絮，很多是德军和苏军内部最高领导层的真实情况。他几次对我说，苏军的大炮特别厉害，德国难望其项背。这是德国方面从来没有透露过的极端机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家庭十分和美。他有一位年轻的夫人，两个男孩子，大的叫安德烈亚斯，约有五岁，小的叫斯蒂芬，只有二三岁。斯蒂芬对我特别友好，我一到他家，他就从远处飞跑过来，扑到我的怀里。他母亲教导我说：“此时你应该抱住孩子，身子转上两三圈，小孩子最喜欢这玩意！”教授夫人很和气，好像有点愣

头愣脑，说话直爽，但有时候没有谱儿。

布劳恩教授的家离我住的地方很近，走二三分钟就能走到。因此，我常到他家里去玩。他有一幅中国古代的刺绣，上面绣着五个大字：时有溪山兴。他要我翻译出来。从此他对汉文产生了兴趣，自己买了一本汉德字典，念唐诗。他把每一个字都查出来，居然也能讲出一些意思。我给他改正，并讲一些语法常识。对汉语的语法结构，他觉得既极怪而又极有理，同他所熟悉的印欧语系语言迥乎不同。他认为，汉语没有形态变化，也可能是优点，它能给读者以极大的联想自由，不像印欧语言那样被形态变化死死地捆住。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擅长油画。有一天，他忽然建议要给我画像。我自然应允了，于是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天天到他家里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当模特儿。画完了以后，他问我的意见。我对画不是内行，但是觉得画得很像我，因此就很满意了。在科学研究方面，他也表现了他的才艺。他的文章和专著都不算太多，他也不搞德国学派的拿手好戏：语言考据之学。用中国的术语来说，他擅长义理。他有一本讲19世纪沙俄文学的书，就是专从义理方面着眼，把列·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列为两座高峰，而展开论述，极有独特的见解，思想深刻，观察细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可惜似乎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我都觉得有寂寞冷落之感。

总之，布劳恩教授在哥廷根大学是颇为不得志的。正教授没有份儿，哥廷根科学院院士更不沾边儿。有一度，他告诉我，斯特拉斯堡大学有一个正教授缺了人，他想去，而且把我也带了去。后来不知为什么，没有实现。一直到四十多年以后我重新访问西德时，我去看他，他才告诉我，他在哥廷根大学终于得到了

一个正教授的讲座，他认为可以满意了。然而他已经老了，无复年轻时的潇洒英俊。我一进门他第一句话说是：“你晚来了一点，她已经在月前去世了！”我知道他指的是谁，我感到非常悲痛。安德烈亚斯和斯蒂芬都长大了，不在身边。老人看来也是冷清寂寞的。在西方社会中，失掉了实用价值的老人，大多如此。我欲无言了。去年听德国来说，他已经去世。我谨以心香一瓣，祝愿他永远安息！

我想到的第四位德国老师是冯·格林（Dr. von Grimm）博士。据说他是来自俄国的德国人，俄文等于是他的母语。在大学里，他是俄文讲师。大概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发表过什么学术论文，所以连副教授的头衔都没有。在德国，不管你外语多么到家，只要没有学术著作，就不能成为教授。工龄长了，工资可能很

高，名位却不能改变。这一点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中国教授贬值，教授膨胀，由来久矣。这也算是中国的“特色”吧。反正冯·格林始终只是讲师。他教我俄文时已经白发苍苍，心里总好像是有一肚子气，终日郁郁寡欢。他只有一个老伴，他们就住在高斯一韦伯楼的三楼上。屋子极为简陋。老太太好像终年有病，不大下楼。但心眼极好，听说我患了神经衰弱症，夜里盗汗，特意送给我一个鸡蛋，补养身体。要知道，当时一个鸡蛋抵得上一个元宝，在饿急了的时候，鸡蛋能吃，而元宝则不能。这一番情意，我异常感激。冯·格林博士还亲自找到大学医院的内科主任沃尔夫（Wolf）教授，请他给我检查。我到了医院，沃尔夫教授仔仔细细地检查过以后，告诉我，这只是神经衰弱，与肺病毫不相干。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块心病，如获重生。这更增加了我对这两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离开德国以后，没有能再见到他们，想他们早已离开人世了，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我回想起来的老师当然不限于以上四位，比如阿拉伯文教授冯·素顿（Von Soden），英文教授勒德（Roeder）和怀尔德（Wilde），哲学教授海泽（Heyse），艺术史教授菲茨图姆（Vitzthum）侯爵，德文教授麦伊（May），伊朗语教授欣茨（Hinz）等等，我都听过课或有过来往，他们待我亲切和蔼，我都永远不会忘记。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选自季羨林《留德十年》



# 国文教员

金克木

我上小学时白话文刚代替文言文，国语教科书很浅，没有什么难懂的。五六年级的教师每星期另发油印的课文，实际上代替了教科书。他的教法很简单，不逐字逐句讲解，认为学生能自己懂的都不讲，只提问，试试懂不懂。先听学生朗读课文，他纠正或提问。轮流读，他插在中间讲解难点。课文读完了，第二天就要背诵。一个个站起来背，他站在旁边听。背不下去就站着。另一人从头再背。教科书可以不背，油印课文非背不可。文长，还没轮流完就下课。文短，背得好，背完了，一堂课还有时间，他就发挥几句，或短或长，仿佛随意谈话。一听摇铃，不论讲完话没有，立即下课。

他选的文章极其杂乱，古今文字全有。有些过了六十多年我还记得，不是自夸记忆力好，是因为这些文后来都进入了中国大学的读本。那时教小学的教员能独自看上这些诗文，选出来并能加上自己的见解讲课，不是容易的事。现在零星写几段作为闲谈。

记得五年级上的第一篇油印课文是蔡元培的《洪水与猛兽》。文很短，又是白话，大家背完了还有点时间。老师就问：“第一句‘两千多年前有个人名叫孟轲。’为什么不叫‘孟子’？你们听到过谁把孔夫子叫做‘孔丘’吗？”那时孔孟是大圣大贤，是谁也不敢叫出名字的。我在家念的《论语》里的“丘”字都少一笔而且只能念成“某”字。对孟子轻一点，

轲字不避讳了，但也不能直呼其名。老师的问题谁也答不出。于是他讲，这第一句用一个“轲”字就是有意的，表示圣贤也是平常人，大家平等。这就引出了文中的议论。

还有一篇也是白话，是《老残游记》的大明湖一段。这篇较长，背书时堂上有许多人站着。他们会高声唱古书，不会背长篇白话。好在选的还是文言多白话少。有一篇是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从他讲课中我第一次听到桐城派、阳湖派、“不立宗派”的名目。课背完了，老师说了一句：“希望你们长大了不要做病梅。”刚说完，铃声响了，他立即宣布下课。

他也教诗词。教了一首七言古体诗，很长，题为《看山读画楼坐雨得诗》，写雨中山景变化。诗中提到不少山水画名家。荆浩、关全、董源、巨然等名字，我就是从这篇诗知道的。当然那时我们谁也无福见到古画。教词，他选了两首李后主的，两首苏东坡的。背完了，他又提出问题，说：“罗衾不耐五更寒，高处不胜寒”，两个“寒”有什么不同？一个怨被薄，是皇帝。一个说太高，是做官的。为什么一样寒冷有两种说法？他还没发挥完，下课了。

有意思的是他选了《史记》的“鸿门宴”。文较长，教得也较久，还有许多人背不出，站着。老师说，重念重背。第二天背完有时间了，他又高谈阔论了。他说，起头先摆出双方

兵力。刘邦兵少得多,所以项羽请他吃饭,他不能不去。不能多带人,只带一文一武:张良、樊哙,这就够了。司马迁讲完这段历史,最后一句是“立诛杀曹无伤。”这个“立”字是什么意思?有人回答是“立刻”。又问:为什么着重“立刻”?自己回答:因为这是和项羽通消息的内奸,非除不可,还要杀得快。项伯对刘邦通消息,又在席上保护刘邦,也是内奸,为什么项羽不杀他?反而把自己人曹无伤告诉刘邦,难道想不到刘邦会杀他?从这一个“立”字可以看出司马迁要指出刘邦有决断。项羽有范增给他看玉玦也决断不下来。刘邦是聪明人,所以

兵少而成功。项羽是糊涂虫,没主意,办事犹疑,所以兵多将广也失败。他把自己手下的韩信、陈平都赶到刘邦一边去了。太史公司马迁不仅叙述历史还评论历史,先讲什么,后讲什么,字字句句都再三斟酌选用,所以是头一位大文人,大手笔。看书作文,必须这样用心思。不背不行,光背也不行。

这位老师引我进了文字,也被文字纠缠了一辈子。我究竟应不应该感谢他?自己也不知道。

选自《金克木集》



#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节选）

文 / 汪曾祺

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我都选了，一一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西南联大的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中文系的语言学概论、文字学概论、文学史(分段)……是必修课，其余大都是任凭学生自选。诗经、楚辞、庄子、昭明文选、唐诗、宋诗、词选、散曲、杂剧与传奇……选什么，选哪位教授的课都成。但要凑够一定的学分(这叫“学分制”)。一学期我只选两门课，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这种地步。

创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这话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他教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也极少，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沈先生的学生现在能算是作家的，也还有那么几个。问题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教，用什么方法教。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创作靠“讲”不成。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作法”之类，讲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橘瓣式的……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沈

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教授先讲一套，让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

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我倒不记得了。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做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

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前已说过，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从来不说亚里斯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

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一一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举一隅而三隅反”。

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我这人从来不记笔记)!我们有一个同学把闻一多先生讲唐诗课的笔记记得极详细，现已整理出版，书名就叫《闻一多论唐诗》，很有学术价值，就是不知道他把闻先生讲唐诗时的“神气”记下来了没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也可以成为一本《沈从文论创作》。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

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

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

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这些读后感也都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是会比《废邮存底》还有看头的。可惜!

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看。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

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教创作。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

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作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多年以来，沈先生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他大都

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这当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

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

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后来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全家移住到呈贡桃园新村，每星期上课，进城住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一间屋子。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

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也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上“上官碧”的名字。谁借的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沈先生称自己的学问为“杂知识”。一个作家读书，

是应该杂一点的。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

沈先生对打扑克简直是痛恨。他认为这样地消耗时间，是不可原谅的。他曾随几位作家到井冈山住了几天。这几位作家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沈先生说起来就很气愤：“在这种地方打扑克！”沈先生小小年纪就学会掷骰子，各种赌术他也都明白，但他后来不玩这些。沈先生的娱乐，除了看看电影，就是写字。他写章草，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欢写窄长的直幅，纸长四尺，阔只三寸。他写字不择纸笔，常用糊窗的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钱！”从前要求他写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变得很珍贵了。

沈先生后来不写小说，搞文物研究了，国外、国内，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熟悉沈先生历史的人，觉得并不奇怪。沈先生年轻时就对文物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对陶瓷的研究甚深，后来又对丝绸、刺绣、木雕、漆器……都有广博的知识。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艺品。他从这些工艺品看到的是劳动者的创造性。他为这些优美的造型、不可思议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艺发出的惊叹，是对人的惊叹。他热爱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对一件工艺品的孩子气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动。我曾戏称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学”。他八十岁生日，我曾写过一首诗送给他，中有一联：“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是记实。他有一阵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马漆盒。这

种黑红两色刮花的圆形缅漆盒，昆明多的是，而且很便宜。沈先生一进城就到处逛地摊，选买这种漆盒。他屋里装甜食点心、装文具邮票……的，都是这种盒子。有一次买得一个直径一尺五寸的大漆盒，一再抚摩，说：“这可以作一期《红黑》杂志的封面！”他买到的缅漆盒，除了自用，大多数都送人了。有一回，他不知从哪里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挑花布，摆得一屋子，这间宿舍成了一个展览室。来看的人很多，沈先生于是很快乐。这些挑花图案天真稚气而秀雅生动，确实很美。

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一一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外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

感情的。

文林街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小巷，大概叫作金鸡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楼。楼上住着联大的同学：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当中有个小客厅。这小客厅常有熟同学来喝茶聊天，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先生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先生从重庆过昆明时，沈先生曾拉他来谈过“小说和戏剧”。金岳霖先生也来过，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金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江湖奇侠传》。“小说和哲学”这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也不是哲学。他谈到兴浓处，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从后脖领伸进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为得意。有人问金先生为什么搞逻辑，金先生说：“我觉得它很好玩！”

沈先生在生活上极不讲究。他进城没有正经吃过饭，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号对面一家小米线铺吃一碗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闲逛，到玉溪街，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用盖碗盖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

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日上午  
节选自汪曾祺《人间草木》





## 我的老师

魏巍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小学时候的女教师蔡芸芝先生。

回想起来，她那时有十八九岁，嘴角右边有榆钱大小一块黑痣。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一个温柔、美丽的人。

她从来不打骂我们。仅仅有一次，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笑了，她也笑了。我用儿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觉，她爱我们，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

在课外的時候，她教我们跳舞，我还记得她把我扮成女孩子表演跳舞的情景。

在假日里，她把我们带到她的家里和朋友的家里。在她的朋友的园子里，她还让我们观察蜜蜂，也是在那时候，我认识了蜂王，并且

平生第一次吃了蜂蜜。

她爱诗，并且爱用歌唱的音调教我们读诗。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读诗的音调，还能背诵她教我们的诗：

圆天盖着大海，  
黑水托着孤舟，  
远看不见山，  
那天边只有云头，  
也看不见树，  
那水上只有海鸥……

今天想来，她对我的接近文学和爱好文学，是有着多么有益的影响！

像这样的教师，我们怎么会不喜欢她，怎么会不愿意和她亲近呢？我们见了她不由地就围上去。即使她写字的时候，我们也默默地看着

她，连她握铅笔的姿势都急于模仿。

有一件小事，我不知道还值不值得提它，但回想起来，在那时却占据过我的心灵。我父亲那时候在军阀部队里，好几年没有回来，我和母亲非常牵挂他，不知道他的死活。我的母亲常常站在一张褪了色的神像前面焚起香来，把两个象征记号的字条卷着埋在香炉里，然后磕了头，抽出一个来卜问吉凶。我虽不像母亲那样，也略略懂了些事。可是在孩子群中，我的那些小“反对派”们，常常在我的耳边猛喊：“哎哟哟，你爹回不来了哟，他吃了炮子儿啰！”那时的我，真好像父亲死了似的那么悲伤。这时候，蔡老师援助了我，批评了我的“反对派”们，还写了一封信劝慰我，说我是“心清如水的学生”。一个老师排除孩子世界里的一件小小的纠纷，是多么平常，可是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却觉得是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他的老师是多么慈爱，多么公平，多么伟大的人啊！

每逢放假的时候，我们就更不愿离开她。我还记得，放假前我默默地站在她的身边，看她收拾东西的情景。蔡老师！我不知道你当时是

不是察觉，一个孩子站在那里，对你是多么的依恋！至于暑假，对于一个喜欢他的老师的孩子来说，又是多么漫长！记得在一个夏季的夜里，席子铺在当屋，旁边燃着蚊香，我睡熟了。不知道睡了多久，也不知道是夜里的什么时候，我忽然爬起来，迷迷糊糊地往外就走。母亲喊住我：

“你要去干什么？”

“找蔡老师……”我模模糊糊地回答。

“不是放暑假了么？”

哦，我才醒了。看看那块席子，我已经走出六七尺远。母亲把我拉回来，劝说了一会，我才睡熟了。我是多么想念我的蔡老师啊！至今回想起来，我还觉得这是我记忆中的珍宝之一。一个孩子的纯真的心，就是那些在热恋中的人们也难比啊！什么时候，我能再见一见我的蔡老师呢？

可惜我没有上完初小，就转到县立五小上学去了，从此，我就和蔡老师分别了。

节选自《魏巍散文集》



# 华老师，你在哪里？

王蒙

小学二年级时，我们班换了一位老师叫华霞菱，女，刚从北平师范学校（简称“北师”）毕业，20岁左右，个子比较高，脸挺大，还长了些麻子，校长介绍说，她是“北师”的高材生，将担任我们班的级任老师（犹今之班主任）。

华老师对学生非常严格，尤其是对一些“坏学生”特别严厉，我们都认为这个老师很厉害，怕她。但她教课、改作业实在是认真极了，所以包括被处罚得哭了一个死去活来的同学，也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谁说小孩子不会判断呢？

小学二年级，平生第一次作造句，第一题是“因为”。我造了一个大长句，其中有些字不会写，是用注音符号拼的。那句子是：

“下学以后，看到妹妹正在浇花呢，我很高兴，因为她从小就不懒惰。”

华老师在全班念了我这个句子，从此，我受到了华老师的“激赏”。

但是，有一次我出了个“难题”，实在有负华教师的希望。华老师规定，“写字”课必须携带毛笔、墨盒和红模字纸，但经常有同学忘带致使“写字”课无法进行，华老师火了，宣布说再有人不带上上述文具来上“写字”课，便到教室外面站壁角去。

偏偏刚宣布完我就犯了规，等想起这一节是“写字”课时，课前预备铃已经打了，回家再去取已经不可能。

我心乱跳，面如土色。华老师来到讲台上，先问：“都带了笔墨纸了吗？”

我和一个瘦小的贫苦的女生低着头站了起来。华老师皱着眉看着我们，她问：“你们说怎么办？”

我流出了眼泪。最可怕的是我姐姐也在这个学校，如果我在教室外面站了壁角，这种奇耻大辱就会被她报告给父母……天啊，我完了。

全班都沉默了，大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个瘦小的女同学说话了：“我出去站着吧，王蒙就甭去了，他是好学生，从来没犯过规。”

听了这个话我真是绝处逢生，我喊道：“同意！”

华老师看了我一眼，摇摇头，叹了口气，厉声说了句：“坐下！”

事后她把我找到她的宿舍，问道：“当\*\*\*（那个女生的名字）说她出去罚站而你不用去的时候，你说什么来着？”

我脸一下子就红了，我无地自容。这是我平生受到的第一次最深刻的品德教育”。我现在写到这儿的时候，心仍然怦怦然，不受教育，一个人会成为什么样呢？

选自《王蒙散文随笔集上卷.2020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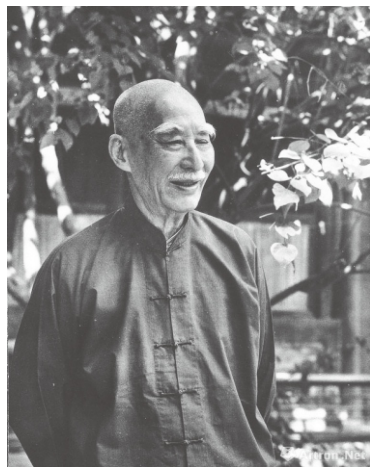
# 怀念我的老师叶圣陶先生

肖复兴

一次偶然的机遇，能够改变一个人终生的命运。

小时候，捏着可怜巴巴的一角七分钱，踮着脚尖从家门口对面的邮局里买来一本《少年文艺》时，我开始迷上文学。我渐渐沉浸在我国现代文学之中。鲁迅、冰心、叶圣陶、许地山……一位位相继闯入我的心中。他们的作品令我爱不释手。冥冥幻想里，我像今天青少年朋友一样，想入非非地想像着他们的模样、为人及性格。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结识他们当中的一位，并且能够聆听他的教诲。二十余年弹指飞去，当他白发如银时，我竟如他一样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他起的作用举足轻重。

他就是叶圣陶先生。



我的语文老师推荐，这篇作文竟在北京市少年儿童征文比赛中获奖。自然，我挺高兴。一

1963年，我正上初三，写了一篇作文《一张画像》，是写教我平面几何的一位老师。他教课很有趣，为人也很有趣，致使这篇作文写得也自以为很有趣。经

天，语文老师拿来厚厚一个大本子对我说：

“你的作文要印成书了，你知道是谁替你修改作文的吗？”我睁大眼睛，有些莫名其妙。“是叶圣陶先生！”老师将那大本子交给我又说：

“你看看，叶老先生修改得相当仔细，你可以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我打开本子一看，里面有这次征文比赛获奖的二十篇作文。我翻到我的那篇作文一下子愣住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红色的修改符号和改动后增添的小字，密密麻麻，几页纸上到处是红色的圈、勾或直线、曲线。那篇作文简直像是动过大手术鲜血淋漓继而又绑上错综复杂的绷带一样。

回到家，我仔细看了几遍叶老对我作文的修改。题目《一张画像》改成《一幅画像》，让我立即感到用字的准确性。类似这样的地方修改得很多，倒装句改得很多，长句子断成短句的地方也不少。有一处，我记得十分清楚：

“怎么你把包几何课本的书皮去掉了呢？”叶老改成：“怎么你把几何课本的包书纸去掉了呢？”删掉原句中“包”这个动词，使得句子干净也规范多了。而“书皮”改成“包书纸”更确切，因为书皮可以认为是书的封面。我真的从中受益匪浅，隔岸观火和身临其境毕竟不一样。这不仅使我看到自己作文的种种毛病，也使我认识到文学创作的艰巨。不下大力气，一丝不苟，是难成大气候的。虽未见叶老的

面，却从他的批改中感受到他的认真、平和以及温暖，如春风拂面。

叶老在我的作文后面写了一则简短的评语：“这篇作文写的全是具体事实，从具体事实中透露出对王老师的敬爱。肖复兴同学如果没有在这几件有关画画的事儿上深受感动，就不能写得这样亲切自然。”这则短短的评语，树立起我写作的信心。那时，我才十五岁，一个毛头小孩，居然能得到一位蜚声国内外文坛的大文学家的指点和鼓励，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涨涌起的信心和幻想，像飞出的一只只鸟儿纷纷抖着翅膀。那是只有那种年龄的孩子才会拥有的心思。

这一年暑假，语文教师找到我说：“叶圣陶先生要请你到他家做客。”

我很感到意外。因为我一直觉得像他那样的大作家一定是深居简出，凡人不见的。见这样的作家如同见国家元首一样难哩。现在叶圣陶先生居然要见见我这样一个初中学生，这自然成了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那天，天气很好。下午，我来到东四一条并不宽敞却安静的胡同。门面不大，叶老的孙女叶小沫先在门口迎接了我。院子是典型的四合院，小巧而典雅。刚进里院，一墙绿葱葱的爬山虎扑入眼帘，使得夏日的燥热一下安静许多，阳光都变成绿色的，在上面跳跃着，闪烁着迷离的光点。

叶小沫引我到客厅，叶老已在门口等候了。见到我，他像同大人一样同我握了握手，一下子让我觉得距离缩短不少。落座之后，他用浓重的苏州口音问了问我的年龄，笑着讲了句：“你和小沫同龄呀！”那样随便、和蔼，拘束感消失了，作家顶上神秘的光环也消失了。越是大作家越平易近人，原来他就如一位平常的老爷爷一样让人感到亲切。

想来有趣，那一下午，叶老没谈我那篇获奖的作文，也没谈写作。叶老没有向我传授什么文学创作的秘诀、要素或指南之类。相反，他几次问我各科学业成绩怎么样。我说我连续几年获得优良奖章，文科理科学习成绩都还不错。他说道：“这样好！爱好文学的人不要只读文科的书，一定要多读各科的书。”他又让我背背中国历史朝代，我没有背全，有的朝代顺序还背颠倒了。他又说道：“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历史，搞文学的人不弄清我们的历史更不行。”我知道这是对我的批评，也是对我的期望。

我们的交谈很融洽，仿佛我不是小孩，而是大人，一个他的老朋友。他亲切之中蕴含的认真，质朴之中包容的期待，把我小小的心融化了，以致不知黄昏什么时候到来，悄悄将落日的余晖染红窗棂。我一眼又望见院里那一墙的爬山虎，黄昏中绿得沉郁，如同一片浓浓湖水，映在客厅的玻璃窗上，不停地摇曳着，显得虎虎有生气。那时候，我刚刚读过叶老先生写的一篇散文《爬山虎》，便问：“那篇《爬山虎》是不是就写的它们呀？”他笑着点点头：“是的，那是前几年写的呢！”说着，他眯起眼睛又望望窗外那爬山虎。我不知那一刻老先生想起的是什么。

我应该庆幸，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作家，竟是这样一位大作家，一位人品与作品都堪称楷模的大作家。他对于一个孩子平等真诚又宽厚期待的谈话，让我15岁那个夏天富有生命和活力，仿佛那个夏天变长了。我好像知道了或者模模糊糊懂得了：作家就是这样做的，作家的作品就是这么写的。

同时，在我的眼前，那片爬山虎总是那么绿着。

选自《肖复兴散文》



## 念蒙万夫老师

贾平凹

1972年我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蒙老师教授现代文学，他穿黑灰的衫子或中山服，蓬着头发，讲授最易进入境界；得意忘我，一笑，嘴挺大，言辞和模样都很幽默。我总把他和刘建军老师比较，说刘像朱自清，他则是闻一多。

他那时写许多理论文章，论点有棱角，更常常鼓动我们写些稿件，但凡有新奇之处，便多表扬。他说文章不怕幼稚最怕平庸，我们许多同学的文章就是经他修改后拿去推荐给报刊发表的。我那时很自卑，写了篇小文章不敢署真名，化名吴胡然，他读了，问谁是吴胡然，我说是我。他说笑了，说：“你没胡然！”拿到校刊上发表了。

大学三年级，他指导我们写了一本书，很长时间里吃在一起，住在一起。那时他在校是两个老师住一个房间，师母带孩子从外县来也没地方住，甚至为此而怄过气，他也为此伤心落泪过。但一到指导我们写书，就重换了一个人。在订稿期，他胡子不刮，两眼充血，常常

是两个蒸馍一点咸菜算一顿饭。记得一次完成了得意的一章，他说：“走，老师请客！”我们深夜里上街吃了一次扯面。

他最不喜欢刻板的生活，常要做些很憨的动作和说许多趣话惹得大家捧腹大笑，如果不了解他的学问，谁也看不出他是教授。他对自己从来不讲究，但却极认真地办理别人托他的事。我几次在学校碰见一些请教学问的和办什么私事的人，在一旁的人就说：“你去找蒙老师！”蒙老师在中文系是最忙的人。

毕业之后，我练习创作，他已经是知名的文艺批评家。作协陕西分会在太白开会，会上大家对我的创作说了许多鼓励的话。那一个晚上，他却叫我一块儿去散步，严肃地指出我创作中的许多不足，要我冷静头脑，扎实创作。我们在一条窄窄的街道上走过去又走过来，一直到深夜。那一夜他的胃不好，不停地打嗝儿。

他喜欢喝酒，甚至有些贪，为了他的身

体，师母曾严厉限制过他，我们在一起，也劝他少喝。一次他到我家，我拿了酒敬他，炒几盘小菜，因为他喜欢吃辣，我的小女儿也喜欢吃辣，两个人很快吃完了那盘辣豆腐，他说：“这孩子有个性，和我这个客人抢吃哩！”因为高兴，他喝得多了点，我和他到学校，偏巧遇到师母，问他是不是喝酒了？他当时很尴尬。师母说：“你老师有胃病，以后不要让他喝酒。”从此和他在一起很少再敬他酒，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个朋友在酒桌上还提到他，说今后一定要多劝他少喝。

一个月前，我有事去找他，我们就蹲在校

外的马路边上说话。他气色很不好。我说：“你近来身体不好吗？”他说：“是不好。”我说：“你要多保重才是。”他说：“我有个预感，可能随时就不行了。”我听了吃了一惊，劝他别这么思想，不要太劳累。他又谈了许多他主管的作家班的一些事，还谈了他的女儿，……甚至谈到家里的那只猫。

现在蒙老师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做学生的一见面就提到他，眼里充满泪水，尘世真是好人难留。 贾平凹

选自《文苑》（经典美文）2013年第7期。



# 怀念孙犁先生

铁凝

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我的家庭鼓励了我这妄想。父亲为我开列了一个很长的书目，并四处奔走想办法从已经关闭的市级图书馆借出那些禁读的书。在父亲喜欢的作家中，就有孙犁先生。为了验证我成为作家的可能性，父亲还领我拜会了他的朋友、《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师。记得有一次徐光耀老师对我说，在中国作家里你应该读一读孙犁。我立即大言不惭地答曰：孙犁的书我都读



过。徐光耀老师又问：你读过《铁木前传》吗？我说，我差不多可以背诵。那年我十六岁。现在想来，以那样的年龄说出这样一番话，实在有点不知深浅。但能够说明的，是孙犁先生的作品在我心中的位置。

时至今日，我想说，徐光耀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他在那个鄙弃文化的时代里对我的写

作可能性的果断肯定和直接指导，使我敢于把写小说设计成自己的重要生活理想；而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去琢磨语言在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和奇异神采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

那时还没有“追星族”这种说法，况且把孙犁先生形容成“星”也十分滑稽。我只像许多文学青年一样，迷恋他的文字带给我们的所有愉悦，却没有去认识这位大作家的奢望。但是一个机会来了。1979年，我从插队的乡村回到城市，在一家杂志做小说编辑，业余也写小说。秋天，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为我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我被李克明、顾传菁二位编辑热情请去天津面谈出版的事。行前作家韩映山嘱我带封信给孙犁先生。这就是我的机会，而我却面露难色。可以说，这是我没有见过世面的本能反应；也因为，我听人说起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都不敢乱叫。向我介绍孙犁的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无法忘记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韩映山看出了我的为难，指着他家镜框里孙犁的照片说：“孙犁同志……你一见面就知道了。”

我带了信，在秋日的一个下午，由李克明同志陪同，终于走进了孙犁先生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规矩和章法的大院，



孙犁先生曾在文章里多次提及，并详细描述过它的衰败经过。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看到他的侧面，已猜出那是谁。看见来人，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眼睛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注或说观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着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这是我与孙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

其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篇幅却不短，大约一万五千字，自己挺看重，拿给省内几位老师看，不料有看过的长者好心劝我不要这样写了，说“路子”有问题。我心中偷偷地不服，又斗胆将它寄给孙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发了出来，《小说月报》也很快作了转载。当时我只是一个刚发表几篇小说的业余作者，孙犁先生和《天津日报》的慷慨使我对自己的写作“路子”更加有了信心。虽然这篇小说在技术上有着诸多不成熟，但我一向把它看做自己对文学的深意有了一点真正理解的重要开端，也使我对孙犁先生永远心存感激。

我再次见到孙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着大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

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先生迎过来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当时我说：“您是见老。”也许是门外的风、房间的清冷和那沓糊窗缝用的粉连纸加强了我这种印象，但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接着我便发现，孙犁先生两只衣袖上，仍旧戴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看上去人就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做衰老的。

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粒，也没糊窗缝，他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记得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时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一副棉布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从来就不清楚。联系着质朴、节俭？联系着勤劳、创造和开拓？好像都不完全。

我没有问过孙犁先生为什么总戴着套袖，若问，可能他会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以为，孙犁先生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瓜葛，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缝制袜子所付出的真诚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倾注的一个民族坚忍不拔、乐观向上的天性。滋养作家心灵的，始终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所以，当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

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会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了戴着套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我相信他对纸张有着和对棉布、对衣服同样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劳动的尊严与德行，是人生的质朴和美丽。

我第四次与孙犁先生见面是去年10月16日。这时他已久病在床，住医院多年。我知道病弱的孙犁先生肯定不希望被频频打扰，但是去医院看望他的想法又是那么固执。感谢《天津日报》文艺部的宋曙光同志和孙犁的女儿孙晓玲女士，他们满足了我的要求，细心安排，并一同陪我去医院。病床上的孙犁先生已是半昏迷状态，他的身材不再高大，他那双目光温厚、很少朝你直视的眼睛也几近失明。但是当我握住他微凉的瘦弱的手，孙晓玲告诉他“铁凝看您来了”，孙犁先生竟很快做出了反应。他紧握住我的手高声说：“你好吧？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他那洪亮的声音与他的病体形成的巨大反差，让在场的人十分惊异。我想眼前这位老人是要倾尽心力才能发出这么洪亮的声音的，这真挚的问候让我这个晚辈又难过，又觉得担待不起。在四五分钟的时间里，我也大声说了一些问候的话，孙犁先生的嘴唇一直蠕动着，却没有人能知道他在说什么。在他身上，盖有一床蓝底儿小红花的薄棉被，这不是医院的寝具，一定是家人为他缝制的吧，

真的棉布里絮着真的棉花。仿佛孙犁先生仍然亲近着人间的烟火，也使呆板的病房变得温暖。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孙犁先生。

“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直至今年7月10日孙犁先生逝世，我经常想起孙犁先生在病床上高声对我说的话。

我想，我已经很久没读孙犁先生的小说了，当今中国文坛很久以来也少有人神闲气定地读孙犁了。春天的时候，我因为写作关于《铁木前传》插图的文章，重读了《铁木前传》。我依然深深地受着感动。原来这部诗样的小说，它所抵达的人性深度是那么刻骨；它的既节制、又酣畅的叙述所成就的气质温婉而又凛然；它那清新而又讲究的语言，以其所呈现的素朴大美使人不愿错过每一个字。当我们回顾《铁木前传》的写作年代，不能不说它的诞生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奇迹；而今天它再次带给我们的陌生的惊异和真正现实主义的浑厚魅力，更加凸现出孙犁先生这样一个中国文坛的独特存在。《铁木前传》的出版距今45年了，在45年之后，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坛是少有中篇小说能够与之匹敌的。孙犁先生对当代文学语言的不凡贡献，他那高尚、清明的文学品貌对几辈作家的直接影响，从未经过“炒作”，却定会长久不衰地渗透在我的文学生活中。

原文发表于2002年第11期《人民文学》

# 相逢恰可喜，正好商秋时

## ——初识保院

文学院2021级汉语言文学2班 程庆琴

九月，是风高气爽的季节，也是硕果累累的季节。九月十九这一天，我满怀期待，将梦与行李一块打包，来到这个令我心旷神怡的地方——保定学院。

初识保院，是在六月二十五的那一天，当时正值填报志愿前夕。这所1904年由严修老先生创办的百年老校，凭借其悠久的历史 and 优越的地理位置，让我心动不已。当我进一步了解这所百年老校，并了解到她的校训：德业兼修，知行并重。浓浓的儒家思想蕴含其中，让人隐约感受到她那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里似乎是值得我为之神往、并一睹芳容的地方。

再识保院，是在九月十九这一天。我乘坐火车，满怀憧憬与想象，来到了这个美丽的地方。这天，雨下地分外妖娆，令来往的人们迷失了方向，也让我止步于车站前。当我为如何进入保院犯愁时，远远地望见写有“保定学院”几个大字的牌子被几位青年高高举起，我眼着前一亮，并冲了过去。学姐们热情洋溢，争着抢着帮我拿行李、为我打伞。并将我护送至目的地。坐在学校特地为新生安排的公交车上，听着学姐们亲切的问候，尽管秋意渐浓，我的心却依旧是暖暖的。

公交车上，因路途遥远，疲惫不堪的萌新

们趁机打起了盹儿，当校车驶入学校，学姐们呼唤到：“同学们，我们到了”时，萌新们一个个都睁开了双眼，把头探向窗外——尽管并没有开窗。一个个像极了好奇宝宝，仿佛发现新大陆一般。望向窗外，映入眼帘的是三三两两、来来往往的人群，手挽手、肩并肩撑着一把雨伞悠然自得的穿梭于这片奇妙雨林中。她们有说有笑，脚步时而放缓，时而急促，不想地上的泥潭晕染黑了白色的鞋子。

下车了，同学们不争不抢，井然有序，行李少的同学甚至还帮助大包小包的同学将行李搬送至车下。一下车，热情洋溢的学长学姐们便向我们蜂拥而来，亲切询问专业，并热心帮我们找到接我们的学长学姐。学姐们带领我们办理水卡、澡卡，帮我们去体育馆搬被子、领军训服、盆壶……

来校第一天晚上，又有学姐们来到宿舍教我们叠被子，帮我们打扫卫生，并且将我们多余的行李暂寄她们的小窝，让我们的宿舍在高标准的军训期间井井有条。

因为热情的学姐，我们的日常生活轻松了许多，大学生活也更加多姿多彩了。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保院的食堂是真的香！价格亲民，饭菜可口，真正的物美价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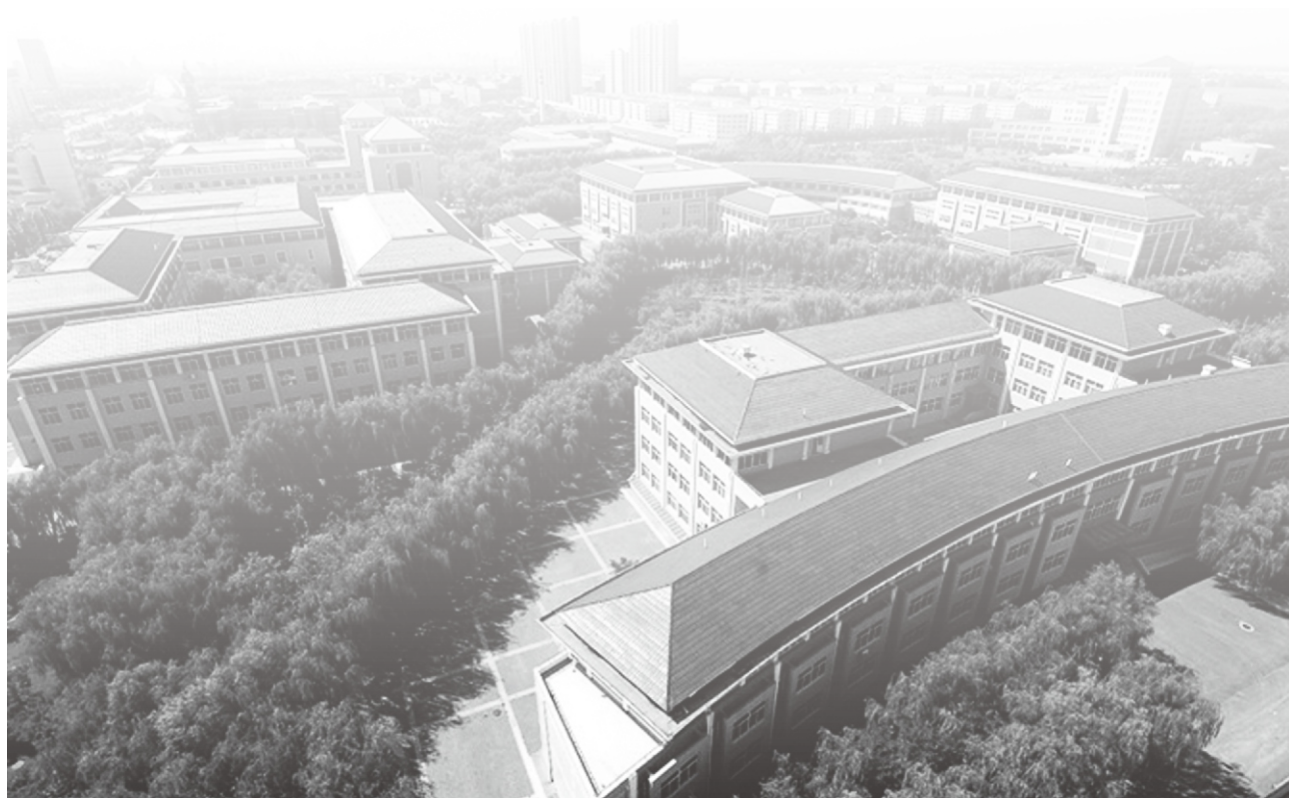
吉祥园的粥、小笼包、酱香饼、麻辣烫、烤肉饭和回民餐厅的冰激凌、精品肥牛面、烤盘饭……总之，自从来了保院，饭后的裤腰带就没松过！

军训期间，我们在教官和学姐的带领下，来到保院校史馆。在这里，我再一次刷新了对保院的认识。而这一次，我也更加崇拜这所百年老校了。从讲解员口中得知，保院前身是素有“红二师”之称的保定师范学校，红色文化底蕴浓厚，听到这里，我对保院肃然起敬。2000年，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们不顾亲朋好友的反对，毅然决然地来到祖国最贫困落后的地区支教。这里不仅环境恶劣，而且薪资极低。曾

经也有人想过回到家乡去发展，但看着眼前的孩子们对知识渴求的眼睛，她们又都留了下来……她们是正真的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人。我想，支教学长学姐们的决定，一定有保院的功劳。

军训期间，我们还参加了诸多讲座。和蔼可亲的赵艳平老师、气质如兰的李文芳老师、文质彬彬的马誉炜老师、温柔大方的李雪铭老师……有这些良师相伴，我相信，保院的生活将趣味十足。

热情的学长学姐、友好的同学宿友、可口的饭菜、可亲的老师……总之，我想说，保定学院真是一所令人神往的好学堂！



# 此心安处是保院

外语教育与国际商务学院2021级商务英语专业2班 岳琦萱

乘着温柔的秋风，伴着嘒嘒的蝉鸣，我有幸来到保定学院扬帆梦想。九月十九号，乘车到达学校，刚拿下的行李就被亲切的学姐接住，下着小雨却真实感受到了温暖。坐上校车，望向窗外，高三在习题中反复挣扎与压抑的心情，似乎都被映入眼帘的保院美景所治愈了。开学第一天，校园的每处都让我觉得惊喜，我在心里小声地说：此心安处是保院。

来到保定学院，是运气也是命运，是惊喜也是意外。在志愿填报时，我只填了一个保院的专业，万万没想到能够成功被录取。是多么奇妙的缘分，让我来到这里追逐梦想。在与保院相处的这几天里，无论是风景、人文，亦或是美食，都让我体验到满满的归属感，令我心安。

心安处是校园风景，绿色植物犹如一个森系迷人的色盘，点缀了我们的生活。

校园绿化面积很大，被大家称作“保定市第二植物园”。晴天的时候，骑辆自行车在校园里闲逛，看草坪上寻觅食物的鸽子，喷泉下与行人玩捉迷藏的金鱼，还有湖边伸着脖子仿佛跳舞的天鹅，都让人感到心情愉悦。走进“悦读”森林公园，湖水倒映垂柳，露珠在花瓣上停留，这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景都绿意盎然、朝气蓬勃。

韩校长在今年线上开学典礼致辞上讲到：

“在建党百年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年份入学的2021级新生，要用理想指引青春、用勤奋丰盈人生、用砥砺塑造成长。”18岁正值青春最好年华，在这充满活力与生命力的保定学院，我们应当努力奋斗，乐观向上，不负四年青春时光。希望大学是一个新的开始，每个人都能遇见人生更美的风景。

心安处是校园文化，红色历史犹如一颗熠熠发光的明星，指引着我们去前行。

保定学院，是一所具有悠久办学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学校。走在“红二师”文化长廊上，我能感受到保院人代代赓续的红色精神。回溯历史，“七六”爱国护校斗争中，十几名青年学子甘于奉献，不畏牺牲，用年轻的生命点燃起一束革命的火把。作为保院新生，我们应当弘扬革命先烈的爱国精神，不忘使命，砥砺前行。

站在回信石前，我能体悟到西部支教学生的奉献精神。九月，央视纪录片聚焦保院西部支教毕业生，尚未开学我就已被学校的精神所吸引。二十多年前，以侯朝茹老师为代表的青年坚守在且末县，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教书育人，将青春绽放在大漠深处。我深深被学长学姐们的支教故事所感动，希望未来我也能像她们那样为国家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心安处是校园美食，暖色食物犹如一个热情温暖的拥抱，治愈了我们的心情。

一提到保定这座城市，大家会想到什么呢？作为热爱美食的我来说，首先想到的便是“保定驴肉火烧”。和我家乡的河间驴肉火烧不同，保定火烧的烧饼是圆形的，吃起来口感酥脆。保定是一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而在保院更能体会到文化美食之美。

都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保院食堂的美食种类繁多，就算离家百里也能让胃

得到安抚。我们常说乡愁总寄情于食物，是因为人可以仗剑行走天涯，可是食物却是带着根的。虽在外地，但保院的美食却让我感到心安。不过，学校的三个食堂还需要待我慢慢探索，有空我们一起吃饭吧。

保定学院承载着千万莘莘学子心中的理想，百年来，无数勇于追梦的年轻人以此为跳板，奔向辉煌的锦绣前程。此心安处是保院，祝愿我们都未来可期！



# 雨中初遇

文学院2021级秘书学1班 高佳瑶

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

—题记

在一场秋雨一场寒中，我迎来了开学。

雨天，或许是离别最好的季节，在烟雨蒙蒙中我挥别家乡，离开了生活了十八年的地方。雨，似蛛丝网住了眼前的世界，天，是暗沉沉的，像古老的住宅里缠满着蛛丝网的屋顶。

离别总是伤感的，雨似乎渲染了这一情感。在家长的陪同下，我来到保院，这所建校一百多年的大学。此刻的我，无喜无悲，因为怕那一点点的情绪，一丝丝的感觉都会如石子入湖，激起阵阵涟漪。从父母手里拿过行李，步履匆匆，逃也似的进了学校。我不敢看母亲的泪眼，也不敢看父亲不舍的脸。

站在学校特意为今天搭建的避雨棚里，等着大巴来接我们。四下张望，看到一块类似翻开书本的石雕，那是习主席给保院西部支教团体的回信。在还没入校时，便对此早有耳闻。西部支教团体是保院之光，他们本可做大城市里沐浴阳光的杨柳，却依然选择踏入西北，成为那里防风固沙的一排小白杨。他们将教育的星火传入了那片遥远的地区，为西部的开发献出青春的力量。

突然间，一群白鸽从低空掠过。一阵鸟鸣后，校车也就到了。学长学姐接过行李箱，我也匆匆跟上他们。拥挤是此时唯一的感受，我茫然地四下张望，此刻才真真切切感受到背井离乡的孤独。在拥挤的车上，每个人脸上都透露出对大学生活的期待。

从泛起白雾的窗子看去，我看到了这所大学的校训“德业兼修，知行并重。”在烟雨朦胧中，赤红色的校训格外显眼。短短八个字，浓缩了中国文人的毕生追求。这是保院的办学理念，也是保院学子四年的追求，德行学业一并修习，知识和行动同等重要！

在学姐们的帮助下，我放好行李，并办好上学所需要的一系列东西。雨还在下，雨有一种神奇，它能弥漫成一种情调，浸润成一种氛围。雨，像黏腻灰色的蛛丝，给眼前之景糊上灰蒙蒙的罩子。在陌生的环境里四下游走，我不知不觉间走到了红廊，两侧杨柳青青，烟雨使其褪色，却没有减少美感。古色古香的红廊里是这所学园内发生的大事。从这里可知，这所百年学校前身保定师范学校曾是著名的“七·六”护校革命斗争爆发地，这里有着优

美的环境，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有优秀的老师，也有可爱的学子，这是我要生活四年的学校。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我已经考入大学。雨仍旧在下，但心里却已雨过天晴，迷茫在这红廊里里一瞬而散，先辈学子在那个摇摇欲坠的中国里，何曾不迷茫过，如《觉醒年代》里的陈独秀先生，在救国无门之际，他何曾不迷茫绝望，但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是他们怀有一颗永不停歇的心，不仅仅是李大钊的几句话

就可以使陈独秀重燃希望，而是他从未放弃中国。

初入大学的迷茫比不上先辈救国无路迷茫的万分之一，他们以青春的血肉告诉了我们，迷茫之间该如何，该积蓄力量，如时代领路人习主席所以，“征途漫漫，唯有奋斗。”

保院于我而言是最好的选择，这里有悠久的办校历史，有兢兢业业的老师，有孜孜不倦的同学，这里是我人生的新战场，我会继续在这片校园里发光发热。





# 最美保院

文学院2021级书法学1班 张雅杰

踏入保定学院的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庄重的回信石，镌刻的是习大大对保定学院西部支教优秀群体的勉励，也是保定学院学子不忘初心，立志奉献的信仰和见证。

到目前为止，保定学院已有百余名毕业生在西部地区基层任教。他们分布在新疆、西藏、贵州、四川等地，把智慧与青春奉献给西部教育事业。

这是一种无私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去发扬与传承。

图书馆门前的校训石，写着“德业兼修，知行并重”。这是师昌绪老先生为母校的题词。进入保定学院的图书馆，映入眼帘的是一楼是三杆书廊，是哪三杆呢？是枪杆，笔杆，锄杆。进入二楼看到的是校史馆，里面有讲解员给新生讲述保定学院的光荣历史，讲述保定学院的发展与改革，还记录着先烈们的光荣事迹和为保定学院做出的伟大贡献。在这里，你可以耳濡目染“红二师”悠久厚重的文脉。在这里，还可以和最优秀的师生团队共同成长，德业兼修，知行并重，追寻梦想，为国成才。

进入保定学院，每个入学的新生都会在入学教育和大一学期的思政课上接受以“五个一”为代表的校史文化教育活动，即：参观一次校史馆、观看一部校史专题片《丹心》、聆

听一次校史报告、瞻仰一次“七六”烈士纪念碑、重读一遍梁斌的《红旗谱》和师昌绪的《在人生道路上》。这是保定学院的欢迎仪式，也是让我们更好的感悟保定学院的优良传统与红色精神。

再向保定学院内部走去，我们还可以看到保定学院新修的红色长廊，长廊起始处的题语，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修建者修建此廊的目的：回溯着红色的历史，讲述着英雄的故事，回应着追梦者永恒的光芒。而在长廊中，每几个廊柱间印有不同时期历史故事的铜版画，更将此廊的题中之意展现无疑。长廊中展现的“北方小苏区”的故事，给我们展现了1932年发生在二师校史中最为悲壮的红色记忆。记录了红二师的峥嵘岁月。红色长廊代表着在保定生生不息的“二师精神”。而“二师精神”，也是保定浩如烟海的红色基因的一个缩影，生生不息。革命思想启蒙和红色传统积淀了保定学院这所百年老校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的政治忠诚和政治信仰。“七六”爱国护校斗争的先烈们，以生命唤醒了成千上万群众加入革命行列，推动了革命事业发展，不屈不挠的政治气节和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始终铭刻在保定学院光荣的旗帜上。

我们还可以看到镌刻着“惜时”的日晷，时刻勉励着每一位进入保定学院的学子，惜时如金，努力学习！

保定作家群文学馆、文化遗存馆、陶瓷馆、植物馆、岩石矿物标本馆，体现着学校植根保定、服务河北、面向全国的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

师昌绪老先生为母校题词“百余载桃李芬芳，新时代再创辉煌”是他对母校的深情厚谊

和美好祝愿，指引着保定学子砥砺前行这是师昌绪老先生对保定学院的期盼，也是对我们保定学子的肯定，我们应不负众望，敢于担当。做为社会主义新青年，我们应展现新时代新思想，朝气蓬勃，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

能够成为保定学院的一名学生，我感到深深的骄傲与自豪，为能够成为保定学院一份子而感到自豪。为保定学院的光荣历史感到自豪。



# 保院如此多娇

教师教育学院2021级应用心理学1班 王佳敏

金秋时节，秋水一色。怀着满心期待，我踏入了心心念念的保定学院。

森林公园植树木生机盎然。初进保定学院，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没有繁杂的装饰，没有冗余的纷扰，只有那缀满朴实无华的嫩绿。雨点懒散的躺在那自然无暇的绿色吊床上，微风轻轻拂过，伴着淅淅沥沥的雨声，我迈入了人生的新起点——保定学院，感受着这里独特的人文与地理。悄悄走进森林公园，揭开那高傲树木的面纱，我瞥见了慵懒草儿在低头思索，瞧见了翩翩花影在侧头思量，望见了傲骨幼树在仰头思虑。雾气氤氲，宛如盖在森林的薄帐，我漫步其中，感受到天地万物的包容和心灵的抚慰，也从中体悟人生的真谛。

红色长廊载历史底蕴悠远。千秋百载，红色基因绵延至今。五千年古国饱经风霜，百年党组织积淀深厚，保定学院的红色长廊承载着党的深刻记忆。保定学院前身是“保定初级师范学堂”，也曾是七·六护校运动的爆发地点，无数爱国热血的青年曾在此英勇战斗。保定学院历经风雨仍屹立在此，迈向新征程，我们需精神如炬，信念如磐，赓续前辈荣光，书写光芒未来。红色长廊是历史底蕴的呈现，是党史历程的共鸣，是校史荟萃的记忆。青衿之志，笃行致远。未来很长，即使荆棘载途，仍需踔厉奋发。

师老题词刻校训铭心刻骨。德业兼修，知行并重，陶然内心，校训难忘。星移物换，落叶纷飞，校训之石，仍矗立于此，激励莘莘学子。师昌绪老先生曾为保定学院题词“百余载桃李芬芳，新时代再创辉煌”。师老先生目睹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积淀了保定学院的深厚底蕴，给予了新时代青年高度赞扬。毛主席曾夸保定学院，说道：“保定二师是一所好学校”，这不仅肯定了保定学院的教育工作，更是鼓舞着保定学院的每一名学子，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保定学院的每一任学子谨记师老先生的题词，牢记毛主席的夸奖，在新时代创造新辉煌。

保定学院屹百载栉风沐雨。保定学院，栉风沐雨，至今仍屹立不倒。保定学院是一道光，指引着芸芸学子抵达成功的彼岸；保定学院是一串月，牵引着芸芸学子走向梦想的远方；保定学院是一颗星，照亮着代代学子走向胜利的道路。身为保定学院的一名学子，我感到十分荣幸，但更多的是感到责任重大，当代大学生，肩上背负的是自己的未来，是父母的期待，是学校的期望，是祖国的明天。保定学院是学子们实现梦想的平台，是学子们走向成功的跳板，是学子们抵达远方的航船。当代青年未来可期，保定学院青云直上。

进入保定学院，我领略了秋日层林尽染，看过了长廊菡萏旖旎，感悟了校史言犹在耳，体会了学校风光无限。富于春秋的我们，应在这滚烫的时代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

生逢盛世，金秋佳节，初迈保院，记忆尤深。愿我们的保定学院，今后蒸蒸日上，愿保院的每一届学子未来可期！

# 初识保定学院

文学院2021级汉语言文学1班 李烨林

在一个秋日微雨的上午，我与保定学院相遇了。还未入校，我就看到学长学姐迎新忙碌的身影，一张张明媚的笑脸欢迎着来自远方的同学，令我倍感温暖。走入校门，一抹抹苍翠的颜色映入我的眼帘，绿色的草坪水洗的发亮，雨滴打在叶子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是一片活跃生机的景象。

我在综合楼下等待着校车来接，刚进入大学，从家里带来的东西可真不少，我正为怎样拿这些东西感到烦恼，这时，学长走到我身边，微笑着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点点头，他帮我拿起沉重的行李。我们一起乘着校车，缓缓进入校园生活区。苗条的柳枝随风而舞，杨树叶哗哗作响，像是在迎接大一新生的到来。整理好物品后，伴着微凉的秋风，我和同伴漫步在校园的林荫大道，保定学院安静悠然的景色使我沉醉。置身其中，就像回归于大自然的怀抱，令人心旷神怡。保定学院不愧是“保定第二绿色植物园”，自然之美尽归院中。

但是保定学院并不是很大，也没有很多的高楼大厦，现代化气息并没有很浓重。保定学院以图书馆为中心，设计成中国古典园林的式样，体现了传统中国文化之美。走在院中的学子自有一股文人的风气，挥手間自有墨客的风骚。保定学院真是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啊！

军训期间的训练磨练了我的意志和身体，站军姿的不动如山、敬礼的庄重有序都使我认识到身为新时代大学生应有的气魄和担当。汗水从脸颊滚落到地上，保定学院的土地是我成长的见证。走进历史的红廊，感受到“红二师”的奋斗与辉煌，红廊的尽头是“直隶第二师范学堂”的大门，巍巍的大门展示着保定学院的厚重历史，学校的红色基因薪火相传，一脉相承，我为身为保定学院的学生感到自豪和骄傲，我立志传承百年薪火，弘扬“二师”精神。

如果说保定学院有两朵璀璨的奇葩，那么一是她秀丽的风姿，二一定就是她的人文主义关怀。在军训期间，我身体不适，又想到自己远在异地，离家万里，思乡之情就更加迫切，眼泪控制不住得落下，人在伤心的时候都是很脆弱的。在我们学校的医院，医生看出我的难过，并温柔地关心我。她温柔的安慰和亲切的关怀使我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慰藉了我的心灵，可能对她而言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我至今难以忘怀。身为保定学院的学生，我感受更深的是老师们的殷殷嘱托和关怀，军训期间，听了李文芳老师关于大学生活的讲话，我懂得了一些道理。身为学生要懂得自学，学海无涯，要始终坚守。李老师和声细语地告诉我们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而我们应该展现魅力，提升素质，使我增添了对大学生活的期待。

大学是我从青年步入成年的关键时期，在这一关键时期，能够在保定学院完成学业是我的幸事。我与保定学院的初遇，将成为我的青春记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我将努力发展自己，成为一个德业兼修、知行并重的人。

# 初识学院

文学院2021级秘书学1班 刘耘菲

大学是寒窗苦读十几年的中转站，在学习这条长途旅程中我们沿途走过无数的站点，经历热血的高考后我们终于走进了大学。成为保定学院的一名学子我倍感荣幸。当录取通知书邮寄的短信发送到我的手机那一刻，我才真正的把心中的石头放下。都说前世五百年的回眸才换得今生的擦肩而过，而我也拾得这次缘分，以我们专业最后一名的成绩有幸录取。时间再次推移，我接到了纸质的录取通知书。小心翼翼的翻看，宝石蓝色的封面透露着高雅的气息，银白色建筑的雕刻是我们学院地标“红廊”，始建于上世纪初，其所见证的是一座千年古城的红色记忆。而这条新近建成的新廊，则意在传承一段永不褪色的红色精神。第一眼就被它的庄重和光芒深深吸引。我立即到学校官网上去搜寻了我们学校的信息。据了解，保院有百余年的办学历史，其前身是始建于1904年的“保定初级师范学堂”。1910年改称“直隶第二初级师范学堂”，1928年随省易名为“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78年改建“保定师范专科学校”，1998年与保定教育学院合并，1999年河北保定师范学校并入，2007年升格为保定学院。深入研究了保院后，我深受厚重的历史和浓郁的人文触动。满怀对大学的向往与憧憬翘首以待。

在2021年9月19日的这一天，我作为21级大一新生前往保定学院报道。其实，我与保院的故事早在9月6日就拉开了帷幕。由于新冠疫情反复出现，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并且遵守防疫要求，学校决定延期开学，实行两周的线上教育。在6号上午，全体新生在线上开展了来自保院校级领导的开学典礼仪式。校长韩会玲在致辞中向我们讲述，保定学院是一所具有悠久办学历史、光荣革命传统、深厚文化底蕴的学校，“启钥民智、砥砺贤才、胸怀国是、献身真理”的办学理念已内化为学校的精神风骨，积淀成红色基因、科学基因和文化基因。我们作为在建党百年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年份入学的2021级新生，被寄予厚望。两周的线上教学完全颠覆我对大学的了解，以往的想法就是大学是所娱乐场，整天可以无所事事，清闲而又散漫，老师们不再像从前的老师那样负责。跟我们保院的老师接触后，我才发现他们是热情似火、温柔似水和坚毅似山的团队，他们真的很负责任又很有耐心。每当亲戚朋友再提及大学的清闲生活和低俗的教学质量时，我都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我们保院是与众不同的。这样优质的学习环境更增添我对保院的期待……

踏着清风，伴着细雨，和家人挥手作别，我拖着厚重的行李正式开启了我的保院生活。

此时此刻真想配上家人为我拍的一组照片，我站在保院入学通道的一侧，接受着安保人员的检查，那样的正规严谨。刚进门我的行李就“抢着”被穿“蓝马甲”的学生志愿者接过去，细雨打湿的心顿时被温暖捂住。学校还特意为我们新生准备了接待的大巴车和电瓶车暖心又便捷。

“大学是一本耐读的书，青春是一条奋斗的路”温馨的励志标语横幅拉在校园门口，大巴带我们走过第一处的就是回信石，上面题着我们的校训“知行并重，德业兼修”。左侧便是复建的老校门，在军训晚间路过这里与红廊

合二为一的美才最为别致。刚开始我被学校的构造弄得晕头转向，通过校史馆的讲解才明白我们学校是由清华大学学生特地打造具有的有特定的建筑意义。我们学院的建筑之美被这些别具一格的建筑展现的淋漓尽致。走进校园的第一天就感受到了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

初始保院，让我深受校园风光之美，人文之美，精神风貌之美所震撼，能成为保定学院的一名学子真的荣幸之至。大学篇章已经掀开了新的一页，期待着保院精彩梦幻的奇艺之旅……



# 大美保定

文学院2021级秘书学1班 史旭东

依稀记得，初来保定这座城市时，我就被她所震撼，北控三关，南达九省，畿辅重地，都南屏翰，在这片朦胧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雨，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踏入了保定学院的大门。

看啊！刚走进校园，不远处，伫立着一栋雄伟的大楼——图书馆，蓝白相间的底色，在雨中，显得格外相称。图书馆门前，有这么一块石头，习总书记的回信镌刻在上面，人们称它为回信石。大门两旁，两栋教学楼像两名忠于职守的卫兵笔直的站立在门口。B楼还藏有一座文学馆，里面珍藏着许多本地或与保定有关的文学家的手稿，可谓是洞天福地，细细观赏，似有一股神圣的文学气息，蕴含之中。图书馆旁边还有畿辅文化会堂，严修讲堂，在图书馆的里面还有我们的校史馆，它向我们讲述保定学院辉煌过去。红二师的精神蕴含在学校的血液中，给予每一位保定学院学子以鼓舞。去往全国各地支教的学长学姐，更像大海中的一座灯塔，指引着我们将自己与时代，与国家相联……

沿着尚志路向西，不远处便是保定学院旧址，穿过古色古香的大门，便是红色长廊，有一种由远到近，由外到内的仪式感，似乎走过这里，就仿佛经历着保定学院的历史，红廊像一条蜿蜒的长蛇，包裹这一片湖泊。上空不时飞过几只鸽子，煞是好看！在湛蓝的好像被雨水冲刷的天空中，显得格外醒目。飞檐斗拱、钩心斗角、楼台亭阁……路上经过的学子，或成双成对，或一人独行，但他们都步履匆匆，倍感忙碌。在这片美丽的地方，被淡淡的秋意笼罩，人们可以坐在椅子上了，可以说会儿闲话了，可以欣赏秋景了……继续沿着启智路，路旁有一弥漫着书香的地方——三杆书廊，此三杆为笔杆、枪杆、锄杆。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在书廊里面我们沉浸在书的海洋之中，不负韶华！

继续前行，忽的，传来饭菜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原来，到了食堂。三座食堂，错落有致，麻辣烫，香锅，川湘风味，养生粥，奶茶，掉渣饼，铁锅拌饭，茶泡饭，小火锅，火龙果，苹果，芒果，炊烟，情侣，老师，学生，怡然自得，步履匆匆，披星戴月，风华雪月，吟诗作对，花容月貌……人间百态，应有尽有！

绕过食堂，便是宿舍，绿油油的爬墙虎铺满了墙壁，路旁鲜花朵朵开，香气扑鼻。慢慢的，慢慢的，耳旁传来跑步声，打球声，操场到了！他们在这里挥洒汗水，释放活力，锻炼身体，加油声，呐喊声，不绝如缕，眺望远方，满目绿色。

绕回大门，外面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再回首，只见“德业兼修，知行并重”四个大字漂浮在上空，慢慢的，慢慢的，消逝在风中！

# 微风轻轻起，我来到你这里

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思想政治教育2班 李婷婷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硕果累累的季节满是收获的气息。秋风温柔地掠过我的头发，略带凉意的手抚过我的肌肤。迎着它的问候，我踏入了世纪传承的巍巍学府——保定学院。

临近高速公路的它，交通非常便利，街道上遍是车水马龙与川流不息的人群。迎面便是保定学院伟岸的校门，灰色透露着它的庄重严肃，蓝色透露着它的严谨认真。但这并未使保定学院变得紧张压抑、令人望而却步，反而更加贴合“德业兼修，知行并重”的校训，更加让人心向往之。

保定学院像一位117岁的老爷爷，外表严肃的他，却拥有着一颗温暖的心。

他原来被称为“红二师”，走过漫长的红色革命道路，并始终延续、传承着先辈们的红色革命精神，这也许就是他严肃的根源所在。就连军训和内务检查都将这种红色精神发挥的淋漓尽致，严格到一丝不苟。

同样，他的内心也很温暖。被称为“保定市第二植物园”的他，拥有着别具风格的美丽风光。走进校园，满眼便是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象，五颜六色的花朵点缀出校园的芬芳。湖里的鱼儿欢快地畅游于水中，宛如一条鲜红的丝带自由飘荡。一棵棵挺拔的绿树纵情伸展枝芽，展现着它们的绰约风姿。风光秀

美，应接不暇。

就连餐厅的命名也深含传统文化的韵味，取“吉祥如意”之义，愿学生们吃的吉祥如意，也愿学生们的大学生活吉祥如意，充满了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独有情操，也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那条充满历史年代感的红色长廊，记叙着那段令人记忆深刻的红色的革命历史；那座一比一建造的“红二师”的老校门，又记叙着一段沧桑厚重的历史记忆；那条停泊在湖岸边的红船，时刻提醒着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多么来之不易，也提醒我们时刻铭记历史，不忘初心；校史馆漫长的长廊，承载着属于保定学院的独特记忆，这些记忆让成为保定学院一份子的我深感自豪。

“七六护校革命斗争”的革命情怀震荡人心，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雄伟情怀，让我们感受到保定学院优秀学子展现出来的被称为坚持、勇敢、无畏、奉献、奋斗的精神风貌；校内还有诸多石碑、雕像，让我们深深地记住了保定学院创建者严修先生，优秀毕业生师昌绪先生，以及各式各样的充满独特含义的园子，都体现了保定学院独具一格的校园文化。也让每一个像我一样的新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所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学的特有魅力。



漫步森林公园，焕然一新的五彩道，好像我们丰富多彩的人生路。抬眼望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服务人民，奉献祖国”、“大漠青春，格桑花开”的标语直击人心，作为一名新时代青少年，以及身为保定学院学子，投身祖国建设的责任感时刻在脑海中回

荡，我的内心也不断地鲜活地跳动着，因为保定学院的红色精神，也因为未来。

微风未停，阳光正好，我来到了保定学院，携着对未来的憧憬，怀着对生活的满腔热爱。都说大学是学生们的第二个家，所以：保定学院，未来四年，请多多指教！



# 以笔微光，点亮校园

文学院2021级汉语言文学2班 张慧

小学，握笔研墨，踉跄“走路”；初中，持笔点墨，流畅“跑步”；高中，执笔蘸血，叱咤考场；大学，愿以笔微光，点亮校园。我在此愿所有保院大一新生，以笔微光，点缀生活，点亮校园，相信星星之火，终可以燎原。

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不是我们求学之旅的结束，大学的悠然自得不是我们安逸生活的起跑线，大学里仍有我们许多需要学习和记录的事物，学习是身为学生的本职，而记录则是体现学生素质的最好标签。字是中华之美的外露，是博大精深的水平线，是我们青年人的不忘本源。

用笔墨浓彩去勾勒校园之景美。郁郁葱葱而后凄凄冷冷的大树，娇艳欲滴而后凋零枯萎的花朵，成群结队而后倏尔远逝的金鱼，金色遍地而后黯淡光辉的落叶……这是我眼中的校园亦是我不断错过的校园，许许多多的美，在眼角掠过，心头滑过，如西施一笑，昙花一现，终抵不过自然法则，转瞬即逝。古人的手，高深的金句，历史的痕迹，历久弥新，同样的，我们的手，奇妙的文字，历史的长河，无可奈何。文字像是烙印，烙在表面，印在心中，在历史淌淌长河中流向远方。面对生活中的美，文字不再让无形的美消逝，那些美留于心，存于纸，传于世。

用笔墨纸砚去作画人情之世故。停留在墙角的佳人相待，飘落在校园的欢声笑语，游走在空中的甜蜜微笑，人世的情，世间的爱，无声的梦，有形的笔，绘出朋友的相遇缘份，描写彼此的擦肩而过，记录失去的悔恨泪目。笔墨无情人有情，有情的笔诉说着各样的无情。笔落砚边纸，点墨触心惊。生活中，我们总有一些无法说出的喜欢，无法言明的解释，无法理解的言辞，此刻，笔便成了诉说的对象，它不拒绝你的解释，不抛弃你的感情，不漠视你的喜欢，它无言却能给予你无穷的力量，你可以在那纸上尽情舒展，肆意妄为，你可以在那纸上奋笔疾书，不计后果。世间给你带来的开心与痛苦，你完全可以通过文笔来记录与排解。

用笔墨文心去赋诗精神之风貌。红色长廊的漫游，图书馆里的专注，与人交往的微笑，无人问津的角落，都无时无刻不散发着和谐的音符，演奏悦耳的弦音。校园的精神风貌不是一人所为，我们的与人和善不是一朝一夕，以笔描校园精神，记录下的是保院百年历史的精华沉淀，是禁得起岁月风霜的屹立不倒，是我们大家共同创造的和谐家园。一笔一墨书写大写人格，一点一画描绘校园风貌。我们，内心最真的情，眼中最亮的光，手执笔墨，指间转动，字里行间，真情流露，记录校园的风貌，记住校园的真情。我们不必刻意，彼此不用介意，只需顺意而为，赋诗保院风貌。

初识的保院，眼角的惊喜，无限的风光，世故的人情，精神的风貌，刻骨的印象，笔落的渲染，最美的风景。

朋友，相逢保院，萍水有缘。诗的风华，字的风韵，墨的晕开，愿以文交友，相忘于天涯，相遇于咫尺。

# 白天的星星

文学院2021级汉语言文学1班 曾可鑫

其实星星一直都在那里，无论白天黑夜，一刻都从未离开过。这就像向老师对我们的教导，“再难也要坚持，再好也要淡泊，再差也要自信，再多也要节省。”这句话也犹如北斗星，为我们指引着方向。

还记得自己初入高中，还带着青涩与懵懂，对自己的高中生活充满了期待与憧憬，希望自己能得到锻炼。但由于我生性腼腆，在很多时候都不敢表现自己，于是失去了很多机会。向老师是我们班的数学老师也是班主任，他是一名细心又负责的老师。在他的鼓励下，我参加了学校举办的演讲比赛，并在全校师生面前演讲，最终获得了第二名。虽然不是很出众，但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终于敢尝试着表现自己了。于是高二时我竞选副班长，参加了学校篮球校队……把生活变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这一切都得感谢向老师。

在高二的下学期，我的成绩依然处于中流，不温不热，我却还不以为然，每天花在学习上的时间越来越少。还记得那个晚霞美得不像话的傍晚，我正望着窗外发呆，突然被向老师叫去了办公室。他对我说“其实你很棒，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色，要是成绩能再提高一下就更好了。”回想起来在后来的很多时刻，在我为成绩的浮动而失落灰心的时，这句话就会浮现在我脑海里，给我力量继续前行。

后来，我们班的有一个女生家里发生了火灾，家人都没事，但几代积累下来的家产荡然无存。向老师知道后把自己一个月的工资都给

了她，并私下带动同学们给那个女生筹款。但向老师从没当着那个女孩的面说过什么，他知道她的敏感与难过。向老师用自己的方式温暖了她，也以身作则地教会我们什么是真诚，什么是真情。

其实向老师家并不美满，他的老婆在他女儿刚出生三个月就去世了。向老师一个人将女儿带大，他拒绝了所有的相亲和介绍，他说自己认定了这一辈子只爱那一个人。也还记得，向老师因为母亲生了病就每天早晚提前两个小时出发坐车穿梭在医院和学校。向老师不只是一名数学老师，他更像是一位充满正能量的超人，为了自己爱的人，他能做好一切。

向老师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运动，他除了雨天每天都跑十公里。他的毅力和执行力实在令我们佩服。他曾说过：“运动是治愈一切的良药。”也是因为他，我们班的大多数同学都爱上了跑步，爱上了每天锻炼。

向老师，已经很久没见面了，您一切还好吗？点开你的空间置顶的第一条就是我高三时写给你的留言——“向老师，教师节还是第一个想到了你，因为短假没有手机，所以送来迟到的祝福。希望您工作永远顺顺利利，身体健康。”

向老师，你的教导就是我们的北斗星，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它都在那里，为我们指引着方向。感谢你教给我们的一切，您真的做着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祝您一切都好。

# 给老师的一封信

文学院2021级汉语国际教育1班 周凤美

亲爱的老师：

您好，见字如面。近况如何？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亲爱的老师，升入大学仍然难忘您的教诲，正值征文活动，借此机会，表达我对您的感激之情。

在学习上，您是严格的老师。还记得那次数学考试，我考了全年级最低分60分，您当时气冲冲找我的场景仍历历在目。您把我叫到一旁，问我考差的原因。当时我正单恋着一个男生，因为是单恋，所以日日心神不宁，胡思乱想，上课走神。所以成绩也逐渐不稳定，忽上忽下。没准这次前五名，下次就成了第二十个。成绩不稳定成了家常便饭，但是这次的数学成绩我真是也是没想到。我低着头，不敢说话，沉默了几分钟，您告诉我不管什么原因都要以学习为重，说完让我回去了。

过了几天在上晚自习的时候，我和同桌在纸上又在说这事，你正好走到我身边，我没来得及收，内容您全看到了。您再一次把我叫到办公室，我的脸就像红苹果一样，不敢说话。几分钟后，您说：“学习是给自己学的，平台低看到优秀的人也少，只有你到了更高的平台，才有机会遇到更优秀的人。你现在的喜欢以后可以坚持多久呢？要是中考的时候，因为这事儿你没考好，和喜欢的人也不一定就一个

学校，一个学校也不一定一直在一起。你别想那么多，现在的任务只有学习……”说完后，您决定给我补课，咱俩约好每天我来给您讲两题，既可以巩固下知识，又能锻炼心态。所幸三个月的努力，以及校长传授的应试技巧，中考超常发挥，考上了重点高中。

在生活中，您是知心的大姐姐。遇到我们身体不舒服，及时解决，或是送上及时的药品，或是及时送我们去医院。有次放假和妈妈吵架了，回学校也没及时解决，学校也没有电话，我也不好意思道歉，一天题特别难，一下子就崩溃了，在教室偷偷哭。您正好经过，耐心听完事情经过，指出了我的错误和我正确的做。另外当时的话我依然记得：“没有人可以定义你的人生，除了你自己，你父母想规划你的人生，如果你觉得这样不符合你的期望，你就用行动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对的！给你父母打个电话，先说明自己的想法，然后为自己的暴躁行为道个歉。”

高考结束后，您询问我的高考成绩，告诉我在大学的注意事项和一些学习建议，同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唯一不变的是对我的爱。在大学里，经过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已基本适应学校，老师不用担心，在这四年里，我也会积极使用学校的资源，扩展自己的视野，丰富自

己的知识。在几年后我也终会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细心呵护着祖国的花朵。

阳光普照，园丁心坎春意暖；雨露滋润，桃李枝头蓓蕾红。您是园丁，为祖国山川添秀色；您如春雨，润育桃李，神州大地尽芳菲。让我献上一支心灵的鲜花，向您表达衷心的祝愿。用满天彩霞谱写颂歌，用遍地鲜花编织诗

篇，也表不尽我们对老师恩情！用语言播种，用彩笔耕耘，用汗水浇灌，用心血滋润，这是老师您的所作所为，也是千千万万合格老师的行为。

祝老师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学生周风美

2021年9月6号



# 赓续文学缘，师恩自难忘

文学院2021级汉语国际教育1班 辛沛哲

老师，是什么？是课本上的传道授业解惑者，是法律条文里处处保护的奉献者，是父母家长口中谆谆教导的引导者，是孩子们眼中又敬又怕的监督者。余秋雨先生曾说，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文化层面的代代递交。在我看来，老师作为这项任务的承担者，她们在传递前人的知识的同时，自身的精神也如薪火一般传递给万千桃李。

高中的第一位语文老师，不高，却是公认的气质好，举手投足间都是令人羡慕的优雅。她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但即使这样，我的语文成绩还是一如既往的一言难尽。十六七岁的孩子，最不缺改变的勇气，我开始啃晦涩的文言文，积累那些在我看来遥不可及的句子。时间快进到冬天，冬意渐深，那雪似天仙碧玉琼瑶，点点扬花，片片鹅毛。我积累数月，沾沾自喜地想在此时大展身手，抄过本子写了篇观雪的随笔。回到学校，课堂上老师竟然与我不谋而合同样写了一篇随笔，她与我们分享她的感受，分享年少时写的几大箱子随笔的热爱，都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从一个爱写随笔的小女孩到以此为业的语文教师。茫茫雪夜之中，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时间也磨损不了的赤诚的热爱之心。

分班之际，很遗憾最初的老师没能陪伴我继续走下去，我迎来了第二位高中的语文老师，她和之前的老师教学风格很不一样，高中推崇应试教育，她却注重在学习中感受文字的力量。她是一位老教师了，我和她很是投缘，从“雨滋苔藓侵阶绿，秋飒梧桐覆井黄”到“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她在复杂的社会为我筑起真理之塔，除去应试教育的压力，是她教会我真理无穷，进一寸便有进一寸的欢喜。在她的影响下，我也是参加了以前从不敢想的叶圣陶杯作文比赛，虽然只是拿了三等奖，却对我有非凡的意义。

面临高考的巨大压力，那位老师并不喜欢这种应试的气氛，还是换成了第三位老师，她留着长长的头发，一样的有气质，与上位老师不一样的是，作为高三的老师，她很看重成绩，但于此同时，也乐于与我们分享生活中触动她的点点滴滴。颇有一种大敌当前也不失浪漫的感觉。在各种领导苦口婆心就差让我们一秒掰成两秒用的时候，她在抓成绩的同时依然

会留有余地让我们注意枯燥生活里的有趣小事。以至于，六月的蝉鸣带走了十八岁的年少轻狂，带走了枯燥无味的题海生涯，我却依然记得婆娑树影下，微风演奏古铃带来的点点禅意。那是，真正震撼心灵的东西。

试想，如果没有这三位老师呢？可能我会在别人问我未来想干什么的时候含糊其辞，可能会遵从家人开始规划好的路线当个医生，也可能以随随便便安排利益最大化的专业。那样的话，就不会有执拗地在高考志愿上全部填满汉语相关的专业的我，当时填志愿的我，家人和

老师也曾劝过我，多填几个别的专业吧，我也曾动摇过，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被汉语相关的专业选到去了其他专业感受如何？我的内心告诉我四个字，深感遗憾，就像错过一处宝藏一般。

德国哲学家雅斯说过，教育意味着一颗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是高中的三位老师唤醒了我爱文学的灵魂。时光作渡，眉目成书。不该忘记的，是终其一生的热爱。





# 难忘师恩

文学院2021级汉语国际教育1班 朱琳

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

一题记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们从学前班牙牙学语开始，一直到如今步入大学校园，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浸满父母的养育之恩和老师的教诲之情。而对于从小学开始住校的我来说，和老师相处的时间甚至多于和父母相处的时间，老师就如同家人。得到过很多位老师的谆谆教诲，感受过很多老师父母般的关爱，打开记忆的闸门，首先跃入眼帘的是我的初中班主任——郭老师。

时光荏苒，转眼间，初中毕业已经三年了，我也已从当年刚进入初中的胆小怯懦变成了落落大方的大学生。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

在学习上，我记忆中的初中班主任总是一丝不苟地备课，聚精会神地讲课，不厌其烦地为学生解疑答惑，三年如一日地陪我们上早读

和晚自习。“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在我们成绩下滑，考试失利时，她从来不会说“你们让我很失望”这种话，只是一次一次地在深夜为我们订正试卷，找出我们的漏洞；在我们考试取得好成绩时，她也会为我们高兴，并且告诫我们要戒骄戒躁。当然，在我们总是犯同一个错误时，她也会变得严厉起来。眉毛一竖，就要“爆发”。我们都知道，这也是她的爱，只是她的爱，化为了严格，化成了一句句“批评”，一句句教诲，引领着我们走出无知，走出幼稚，到达更加光明的前方。

在生活上，她有时会像妈妈，为我们撑起一片天。在冬天的课堂上，有同学突然发烧，郭老师立刻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披在生病同学的身上；在运动会上，焦急地抱起晕倒的女生



冲向医务室……有时她又会像朋友一样，在清晨陪我们唱歌，在雪中陪我们打闹，在集体活动中给我们买糖果……在初二那一年，我的成绩突然大幅下降。仍记得初二上学期期末前几天，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不像平时口头上的叮嘱，而且先叫我坐下，开始了和我面对面的平等的谈心。她可能是怕我会紧张，还递给我一个魔方，笑着示意我可以一边转魔方一边说话，现在想来，都会不自觉的哽咽。凡遇转折点，班主任总会与我谈心，担心我一时松懈，追悔莫及，那一句又一句真诚的劝诫令我醍醐灌顶，此生难忘！

司马光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遇。”我很庆幸，在我树立三观的关键时刻，遇见了一个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在初中班主任的影响下，我的高考志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师范专业，并向着她的身影看齐。人们常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而老师，便是一个承担着传授下一代人知识的神圣职业。正因为老师们地无私奉献，言传身教，才有了五千年文化的代代传承，才有了祖国现在的灿烂辉煌。

金色节月，愿所有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可以“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



# 幸好遇见你

教师教育学院2021级特殊教育专业1班 夏宇宣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恩师之情，永生难忘。

一题记

夜深，梦中惊醒，窗外星辰零零散散，嵌入墨色的苍穹。夜色流转，月色入户，洒下一地清辉，我的目光停留在床头柜上那张毕业照，记忆里那位笑面如魔的恩师慢慢走进了我的脑海。

先生姓李，教我古文。初见时即选科分班时，那时的我被孤独与恐惧笼罩着，是先生那阳光般的笑容温暖了我，给了我勇气继续前行，三生有幸，得伴我一程风雪。

那时，正值青春年少，父母的苦口说教被我当成了叛逆的理由，学习没有了前进的动力，佛系度日。期末考试结束，看到成绩单的那一刻，犹如晴天霹雳，世界沉浸在水中，不声不响，空气仿佛早已凝固。我强忍住眼眶里打转的泪珠子，勉强地回到自己的座位，整个人有些无力，似一个溺水者劫后余生的虚脱，瘫坐在凳子上。平躺在成绩单上那些黑洞洞的分数似乎在预示着暴风雨前的最后一分安宁。果然，我被先生叫到了办公室，进门后，原以

为的斥责批评尚未响起，空气里氤氲的茶香味儿钻进了鼻子，我停下脚步，用无神的眼睛望着她，“一次成绩的失利并不代表着满盘皆输，只要有逆风翻盘的决心和敢于拼搏的勇气，这次的失败就是下一次成功的垫脚石，铺路砖，”先生如是说，并递给我一杯茶，“来喝茶，茶啊，质朴无华，它的甘与涩，全靠人怎么尝。”望着杯中满满的茶，一口饮尽，苦涩包围着我，在口齿中流连，徘徊不去，心中苦涩却在先生的温柔视线中消散，先生那迷人的小酒窝唤醒了我早已溃散的意志。奋起！披星戴月，每日早出晚归，我忙碌起来，期末，成绩优，感谢先生的日日陪伴与鼓励，风雨无阻，为我保驾护航。

先生不是一个得过且过的老师，她有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记忆深处，李老师一直保持着孜孜不倦的勤学风范，始终坚守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初心，工作敬业、乐于奉献，而且心地善良、心灵淳朴，给予学生慈母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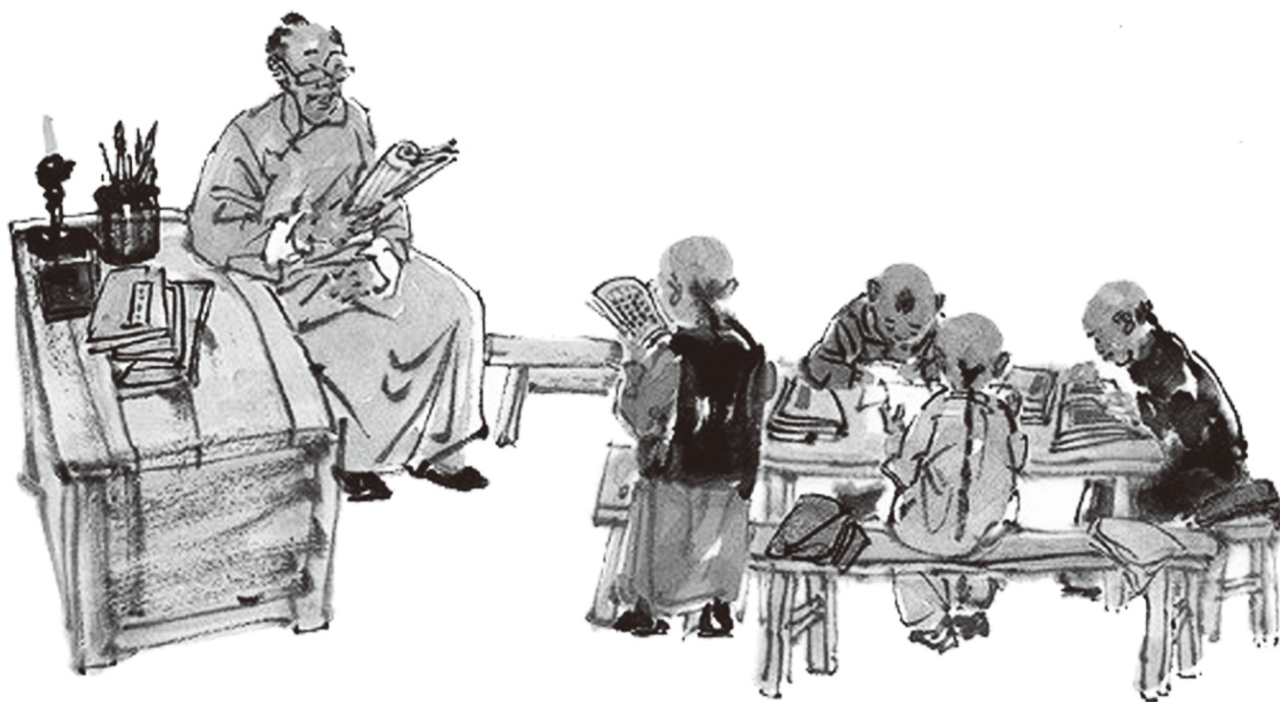
关爱和严父般的教诲，她的教学生涯，生动诠释了什么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哪怕只是一个通假字的注释，一个字的音调，先生都会执着于每一个存疑点，时刻肩负着那份名叫“老师”的责任，坚守着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前很怕她，现在想她念她。先生就像是知识的源泉，会一点一点一圈一圈向四周不断散发出知识泡泡，用灵活生动的讲解给泡泡披上彩色的光芒，以极大的魅力吸引着我们去主动去欣赏。听先生讲课就是一种享受，所以在她的课堂上我从没感觉过枯燥，也绝无度日如年一说。即使是我这种瞌睡虫，都能十分清醒地完成整堂课的学习，有时甚至觉得时间转瞬即逝——“嗯？？？怎么这么快就下课了？”

站三尺讲台，传李杜韩柳诗文；握一支粉

笔，授孔孟老庄学问。讲口才，三言两语句句精妙；论学问，四书五经样样精通，先生就像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教会我学习，为我支起一叶扁舟，遨游语文的海洋。一个人的人格定型，有两种人的影响是很大的，那就是父母和老师。李老师对我，对她的所有学生的影响都是长远的，她要求每一个学生，善待每一个学生，没有潜意识里的那种期待，而显示着一种长者的心胸博大和淡然。

惜昨日不可留，珍今日尚可行。那些过去的记忆，我时刻铭记，如今我受用的文化，中间都弥漫着先生的气息，感恩的心，时刻牢记恩师的教诲。纵桃花流水，新柳间莺，亦不如师恩芳盈，涵盖乾坤，最富深情。

感谢相遇，今生有你；见或不见，永远思念。



信息工程学院2021级物流工程1班  
左佳宜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走过长亭，穿过古道，六月毕业季已过，九月开学季已悄悄来临。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我们就要毕业了。蓦然回首，曾经的学校，曾经的教室，曾经的同学，曾经的老师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式。再看看现在的地方，同样的教室，不同的是讲台上那个滔滔不绝的人换了。明师之恩，诚为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多矣。他们是除了父母之外陪伴我最多的人，感谢老师三年的陪伴。

俗语说得好：一个成功者的背后，一定有一群默默无闻的支持者。同样，在我们每一个同学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奉献的那个人，他们是我的老师，“哦”，每当我说到这个字的时候总会想起那个高三的班主任，别看他长得很慈祥和蔼，其实他有点搞笑，每当我们和他开玩笑的时候，在说一个问题，他总有一句话“哦”，而且还一脸无辜的看着我们。有时候他也会和我们开玩笑，和我们一起玩，而且听说他之前是教语文的，现在转而教地理，而且还可以徒手画地图，不用看一眼地图，这很让我们震惊，因为我们现在连中国山脉和中国各省都不会背。背着画地图真的很神奇。现在看到地图和一些有关地理的方面都会想到这位“老小孩”。

还有一位老师，刚开始当你听到她的名字时，所有的人都以为是一位刚刚入职的年轻老师，当你看到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想法完全是错的。这位老师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而且资质也很高，和她相处后，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她很严格，渐渐地，和她相处的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她只是对于数学学习比较严格，在课堂之外她就像是我们的姐妹，我们经常一起玩，心里的一些小事也会对她倾诉，她也愿意做我们的大树，为我们解惑。当我在生病的时候，她会照顾我，有的时候因为离家比较远会有情绪不稳定，她会经常和我们聊天，她带给我的温暖就像冬天的第一缕暖阳，沙漠里的一泓清泉。温暖我烦躁的心。在高中的生活感谢你的温暖。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句话从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从小到大这句话一直陪伴着我，所以我一直觉得老师这个职位是神圣的是高大的。但是如今才知道在这神圣的背后是

老师们的默默付出，不求回报。他们为了自己的学生们四处奔走，有时候他们会忘记自己的休息时间，忘记吃饭，只是为了解决学生们的问题。我们从无到有，从懵懵懂懂到成熟。还记得是他们教会了我们描绘出第一笔人生蓝天，是他们把我们从无知的深渊拉回到现实。曾经的我们可能受过他们的表扬、批评和鼓励，是他们陪伴着我们一步一步走过那段容易被荆棘划伤，容易受到挫折，容易迷茫和彷徨的道路。他们是最称职的引路人；是迷茫海上那一盏明灯；是遇到海难的灵活舵手。让我们在黑暗中找寻到了属于自己的那道曙光。

师恩难忘，谁都离不开我们的老师，不论你是什么身份，不论你有多大的成就，多高的名望，你的成功都离不开老师的无私奉献。老师是我们成功的阶梯，是他们用知识浇灌养育着我们，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无比宝贵的财富，成就了成功的我们。感谢您们，我的老师们。



# 那束光

文学院2021级秘书学1班 马倩怡

2018年夏天，我考上了我们县的高中，这谈不上是多好的中学，因为在我们那个地方，市高中才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可我依然相信一句话：上天安排你到哪里读书，遇见谁，错过谁，都是最好的注定。

炎炎夏日，蝉鸣不断奏起，我们高一新生正接受为期两周的军训，晚上还安排了满满的考试，学生们个个身心疲惫，趴在桌子上。天慢慢变黑，一两颗的星星挂在空中，此时，“哒，哒，哒……”一串紧凑的高跟鞋声从门外传进来，只见身穿一袭白色长裙的身影从教室后面穿过来。她一手提裙，一手抱着试卷，用温柔的声音提醒我们要考试了。

同学们的头猛地从桌子上弹起来，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眼前的美女老师，仿佛一天的疲惫在此刻都消失了。说实话，从小学到初中，我接触的都是那种在学校有着一定教龄的“老”师，而且他们上课时不苟言笑，极其严肃。提起教师，我们大多数人脑海想到的第一印象就是严肃，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管住学生。但眼前这位老师明显打破了在座的各位学生以往对教师的固有印象。

军训完后，我们的慢慢步入了学习的轨道，而我们最期待的课程就是数学课了。要知道高中数学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噩梦般的存在，

但是一想到可以见到温柔美丽的老师，我们就啥都不怕了。当然，这只是一小方面的原因，数学题的折磨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抵消的。我们之所以喜欢数学课，是因为老师讲的确实好，也非常考虑学生的感受。

每次上课，老师都会写满板书，每道题的步骤都清晰的呈现在黑板上，从左到右，整整齐齐，字迹十分美观。这对于那些数学困难生来说，简直是救命稻草，因为可以及时抄下来，便于下课思考。

我呢，就是一个脑子不太聪明的人，每次上课，都得以百分之百的精力去听才行。记得有次，同学们都在低头看书上的题，只有我还沉浸在上一道题中，不巧的是，老师正好把我叫起来回答，我脑子一片空白，说了一句“不会”，同学们注视着我，后背瞬间冒出了一层汗，心想糟了，但老师什么都没说，直接让我坐下，给我留满了面子。等到下课，老师又走过来关切的询问，有没有听懂啊？不懂就去问呀。我讲的快不快啊？当时，我觉得眼前这位老师浑身都散发着职业光辉，她给予了我满满的感动，我也第一次有了想当老师的冲动。

每个职业都有着自己的色彩，老师们就像一盏盏耀眼的灯光，照亮了学生的求学道路。殊不知，老师们在背后要付出多大的辛苦，才

能让自己发光发热。甚至老师为了考虑自己的形象问题，有时不得不放下自己对美的追求，牺牲自己，成全学生。那些所谓的严肃不一定是真的，只不过他们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其实不只在教书育人方面，很多时候，教师为我们这个社会早已做出了太多贡献，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高中老师是令我很佩服的，她不仅把工作完成的很好，又活出了自己。能够在人生中遇见这样一位老师，我感到很幸运。

每位老师都有着自己的光芒，正是越来越多的人从事教师行业，我们的国家才能愈来愈耀眼，而我会永远做一名光的追随者。



# 难忘的你们

教师教育学院2021级学前教育专业2班 温雅琪

有人说，这世间最完美的阵容是：爱孩子的老师和爱微笑的学生，一起仰望星空，展望未来。

回想那些年遇到的恩师，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高中老师们。他们日夜操劳，无私奉献，只为最后冲刺那一下，能让我们自己给自己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我敬您日夜辛劳，还无悔去爱。

她，如蜡烛般无私奉献。快到退休的年纪，却还在一线陪我们一起冲刺，之前没懂的知识点，在您的谆谆教诲下，这些知识仿佛小精灵般闯入了我的脑海。语文成绩一向不太好的我们，竟在高三这一年迅速提升，我想，这与您“和善而坚定”的教育理念分不开。

我敬您甘于平凡，还认真诚恳。

他，如灯塔般闪烁。虽然才刚三十出头，但却有着老教师般的丰富知识与阅历。您细心的为我们讲解每一个知识点，耐心地带我们重温那些重要框架，您勾画的每一个知识点，都是那么的重要，仿佛每一本专业书中的每一个字符都在您的掌心跳动，谢谢您的悉心教导以及我在失意时对我的开导，是您默默奉献成就了我们。

我敬您严谨专业，还灵魂风趣。

她，如夕阳般温和。与我母亲差不多的年纪，带领了一波又一波的学子，送走了一批又一

批的孩子。在您轻松的课堂上，我们仿佛学到了更多，不仅仅局限于某些固定的知识点，人际关系、处理情绪、生活方式等人生哲理，都在您的课堂上一点一滴的积攒下来。在快乐中学习，收获的知识往往更多，感谢您对我的信任与鼓励，终于，不辜负于你们，百经波折的我也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我敬您明知分离，还热泪真切。

她，如春风般轻柔。每次相遇，您都清楚的明白，即将迎来的是再度的分开。您的女儿远在国外，您就把我们当成女儿般宠爱。高考前夕，您的母亲病重，可您为了让我们考出理想成绩，竟连老太太最后一面都没见着，看您发的朋友圈，满满的都是遗憾，希望您在宠爱我们的同时，多多关心自己，不要太过于劳累，也不要给自己留有遗憾。

我敬您历经风霜，还执着相信。

她，如星辰般照耀大海。在我的印象中，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问到您的每一个问题，您都能给出详细的解答，课外拓展的知识，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面，也让我们积累了丰厚的素材。同时也谢谢您对我们的包容，给了我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引导我们在各自的领域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我敬您脚踏实地，还手指星辰。



她，如太阳般照耀我们。每天上课前五分钟，楼道里就能响起您高跟鞋落地的声音，准备课前五分钟的同学在座位上默默的背了最后一遍的作文，推门而入，映入眼帘的是英姿煞爽是您，班中顿时鸦雀无声，可那一天，您并没有像往常般严肃，而是指向窗外，让我们看那雨后的彩虹。

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国教师吧。他们可以不顾一切，只为培育好一代又一代的花朵；他们可以放弃自由，只为让祖国的未来更加强大；他们

可以默默奉献，只为让每一名同学都绽放出自信的笑脸。

鸟儿离不开树枝的扶持，鱼儿离不开溪水的相伴，花儿离不开泥土的滋润，学生离不开老师的教导。作为一名学生，我感谢所有教导过我的老师以及未来会教导我的老师。作为一名预备教师，我将会秉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争取将下一代种子培育成美丽的花朵！

2021年9月29日星期三



# 忘不了您

文学院2021级汉语言文学1班 王雨童

教育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一题记

## 初见宛如花开

六年前，我刚从小学升入初中，进入班级，我满怀期待，摩拳擦掌准备新的一段旅程。叮铃铃上课铃打了，门轻轻的被您推开，摇曳的裙摆下携带着清新的芳香，您走上讲台，冲台下的我们微微一笑，定格了九月的秋天。初见您，慈祥又温厚，如春日小溪破冰一般温润人心，使空气中弥漫着舒适的味道。连笑容里夹带的皱纹都带着跳动的音符，书写我们的相遇日记。

## 相处静待鱼跃

课堂上，您以通俗简单的语言带我们领略英语的乐趣。听，感受英语的韵调；说，调动说话的语感；写，练就流畅的笔感。在您的带领下，我爱上英语，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体感英语之乐，品味英语之妙。您还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带我们一起演英语短剧，表演英语歌曲，进行英文演讲。这些一个个小小活动，点燃了学生们的创作学习激情，让我们在团队合作与听说朗读中增强感情，提高能力。

## 温存永刻心底

一个教师被学生铭记，一定是教了课堂之外的东西。对此我深以为然。您教我们学业之道，也授以人生之道。对待敏感的学生您愿意花时间开导安慰，敏锐的洞察着学生心理行为上的变化，状态不好的您拉到身边谈心，出现心理问题的您他做心里按摩。点滴小事汇聚成奔涌大河，温暖着每一位学生。您以身作则，热爱生活，年过半百，依旧学习充实自己。学画画学朗诵。无数个日夜里，您的话语激励和带领着我在生活里越挫越勇，敢于直面困难与挑战。

不知道您最近的生活如何？您曾经的学生已迈入了大学。敬爱的王老师，您还记得我吗？学生可从未敢忘记您。

# 我的指路明灯

文学院2021级汉语国际教育1班 孙妍

走在保定学院的红色长廊里，看着穿着各异衣服的学生来回穿梭。他们做着自己的事，或在小湖旁背着书，或与好友结伴走着，微风轻轻起来，自己一个人走着，迷茫和无助迎上心头，我开始思考自己的方向和未来。其实我很早就开始想了。

在高中时，一位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我的指路明灯。我所说的那位老师是个男的，年龄大概在48左右（大概没有谁会问老师这个吧），他有一点点凶相，大概没有人能被盯着内心还毫无波澜吧。但就是他对我思考人生方向和理想有这很大的影响，从小方面来说他也影响了我的一些品格。他是我隔壁班的班主任，但我总能看见他的身影。我们是要求跑操的，我很少能看见在太阳还没升起，连同学还没在草场集合时有哪个班的班主任就到了并在那等着学生，但他做到了且很少会看不见他，他会跟在他们班后面陪着学生跑，从他每天的准时“赴约”中我学到了负责——对自己所担当的角色负责。

除了这些更直观的是他做了我们语文老师

后这种感觉更强烈了。他很有文化并坚持不断学习，我总能看见他在办公室读书，他很擅长教文言文和古诗，但他不太擅长教现代文，他会鼓励我们多读书尤其课本，他在课堂上会留一些背诵任务，并在下节课提问背诵。每当有人背不过时他总会叹气，并语重心长的跟我们讲道理，以前总不想听现在却听不到了，他也会气急了骂我们两句，现在总算明白了他的用心。除此之外他也常在楼道里转，看看有人跑出去没，同学是不是在认真听课，他总是让自己这么忙。

他还是个“老派”的人，他的讲课方式可能跟老一派教师的讲课方式没什么区别（自己想的）他不用展板只用课本，作业也查的严，同样也包括说教的词，但他会鼓励我们多看些课外书和经典电视剧。用“矛盾”来描述他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在高考完后我很迷茫，自己该报怎样的学校那，自己不清楚家长也白着急因为我们都不了解这些，在返校交资料的呢天，我在办公室看见了他，便向他征求意见，现在我依旧能想

起他拿着书帮我查，还询问我未来想干啥，替我焦急的样子，他帮我按照我的分数一页一页查，一个个排查让我考虑，我现在想起来眼眶依旧湿润。

你如果问我啥时候被影响的，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他日日跟在学生身后跑操的身影，可能是他课上时不时的“唠叨”，也可能是节日给我们写的那封信，也可能是填志愿时的帮

助。但他深刻的影响了我，我开始想做老师，想要做像他一样的老师，去影响他人，让那些有做老师梦想的人有更多榜样，我希望能上大学学到更多知识并将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微风依旧轻轻吹着，但我似乎找到了我的目标，夕阳西下红廊金光闪闪，明灯依旧亮着光，我坚定的缓缓的走向我的目标。



给  
老  
师  
的  
一  
封  
信

文芳老师您好！我是外商学院2019级岳天。我能加上老师的微信太高兴啦！在大学里能上老师的课感到非常荣幸！老师您曾在课堂上几次说，如果有机会，我要去小学教学，在孩子最有塑造性的年幼时期以启发。我想说，虽然我已然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在您的课上，我回忆起了埋藏在心里很久的小时候学习语文的感觉！我不知该如何描述这种感觉，我只记得很快乐的沉浸在课堂里、文学作品里。这真是无比享受的时刻！

每一次上老师的课都很兴奋，我期待着每一节课，期待每一节学到的知识，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生活知识。我感觉我的心灵又被打开了，您的话扫除了我心上蒙着的一层灰，让我可以灵敏的察觉生活的美好与快乐。每次上完您的课我心里感觉很畅快，我又觉得生活充满了美好与希望！

在未来我也想做一名像您一样的老师，播撒花的种子，开在每个学生的心上。文芳老师您的热情您传达出的生活哲理，深深打动了我，在您课堂学习的时间将是我人生难忘的记忆。谢谢您文芳老师！

老师，表达一直是我的弱项，语法错误还请您见谅。老师，我知道您很忙，如果不方便就不用回复我啦！最后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2022越来越好！

您的学生 岳天



# 《荷风》征稿启事

---

“荷塘清露，文风气正”，由保定学院文学院主办的《荷风》文学季刊面向全校师生征稿，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 一、征稿要求：

- 1、内容健康向上、传递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文学作品；
- 2、体裁：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评论、影评等；
- 3、稿件均须是原创作品，字数不限。

## 二、投稿方式：

来稿请注明院系、专业、班级、姓名及联系电话，以电子稿形式发送至邮箱 [zwxwenxin@163.com](mailto:zwxwenxin@163.com)。

《荷风》编辑部